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後 漢 書 集 解

(十)

王 先 謙 集 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後漢書集解

(十)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

子瓊孫寔

後漢書五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

〔集解〕錢大昕曰安平縣本屬涿章帝建初四年改隸樂成國順帝改樂成國為安平因縣以名也桓靈之世安平改隸博陵郡故孔彪碑陰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稱烈為

冀州名士也涿郡屬幽州樂成博陵則屬冀州

高祖父朝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崔氏仲李生融融生石石生廡字少通生寂寂生欽欽生朝

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

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

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

莽時為郡文學目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

〔集解〕黃山曰前書王莽傳甄邯為太保豐為太阿未為太保也保豐二字當有一誤

舉為步兵校尉篆辭

曰吾闢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闢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

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

莽嫌諸不附己者多目法中傷之時篆

兄發曰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

〔集解〕黃山曰：崔發以材能幸於莽，居攝三年，為騎都尉，始建國元年，封說符侯，為五威中城將軍，三年為講樂祭酒，秩上卿，地皇元年為將作，四年七月為司空，十月莽誅

發降於申屠建，建令劉賜斬以徇，均見前書。莽傳是發為大司空，前後僅數月，莽為大尹三年，事當在先，傳於發位蓋終言之，下言後以莽為新建大尹，乃單指其母賜號之後耳。又莽傳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故左將軍公孫祿曰：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是佞巧也。

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曰篆為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

〔集解〕惠棟曰：易有無妄

大旱之卦，故雜卦云：無妄，災也。值無妄主卦，則為災。與陽九百六同義，谷永對策曰：遭無妄之卦運是也。

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混，伯明氏

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混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

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班布春令

所至之縣

獄犴填滿

犴音岸，前書音義曰：羶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

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

〔集解〕劉敞曰：案吏當作史，總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莽即位。〔集解〕黃山曰：上既云後以篆為新建大尹，篆到官又已

三年則非莽即位之初矣。此特爲犯
罪者追溯由來。在初時州牧峻刻耳。

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

〔集解〕惠棟曰。傳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蓋秦漢間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

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召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

良。篆自召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集解〕黃山曰。唐藝文志

載十卷。

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召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之遘辰兮。

遘。遇也。辰。時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嘉字提行。

美伊

傅之選時。

伊尹。干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

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爲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

協準矧

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

準。繩也。矧。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

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上九曰。

何天之衢。亨。鄭玄云。長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長爲徑路。天衢象也。

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

造。成也。

丁漢

氏之中微。

丁。當也。

氛霓鬱。日橫厲兮。羲和忽。日潛暉。

氛。殺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

六柄制于家門

分王綱灌呂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章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灌猶摧落也音千隗反黎共奮呂跋扈兮羿浞狂呂恣睢。

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嘗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 睹嫫臧而乘璽兮竊神器之

萬機。易曰嫫臧盜璽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晉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思輔弼呂媮存兮亦號咷呂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

孺子嬰爲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獻歎也集解惠棟曰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訓與疇同漢時皆作訓下主有訓咨之憂仍作疇當因僞孔氏尙書改從俗也應劭風俗通曰夫人君者關門開聽號咷博求得賢者賞聞善者驚然則號咷訓咨者亦求賢之意言

莽思輔弼以偷存其國號咷博求訓資羣僚三事甄豐舉余迫余于暴君之威遂屈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執手流涕以釋號咷之義失之黃山曰惠言此爲莽思輔弼是也然訓咨非即疇咨說文訓講也講訓也讀若醇玉篇訓咨也南史謝朓傳彼上人者難

爲訓對北史劉芳傳訓答論難皆即以訓爲酬此謂輔弼訓莽所咨問耳莽傳崔發言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因搏心大哭正發爲大司空時事 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呂天威。三事

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集解黃山曰甄豐自殺於始建國二年豐前舉莽莽投劾歸豐未嘗迫之也後爲大尹當在三年崔發爲祭酒秩上卿以後時豐已死則三事我負亮非指豐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

生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爲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詔不爲威揚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

禍及 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呂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莽爲千乘太守也集解

惠棟曰說卦長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爲四正。長巽坤乾爲四維。淮南天文云東北爲報德之維。故曰長維千乘在洛陽東北也。

恨遭閉而不隱兮。遠石門之高蹤。

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

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

楚辭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坳垣。

以望復關。毛萇注曰坳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治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集解〕錢大昕曰治容鄭本作野容。故有見於外之訓。

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

詩曰氓之

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殷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

乃稱疾而屢復兮。

歷三祀而見許。復猶白也。

悠輕舉曰遠遜兮。託峻崦曰幽處。

峻崦謂山也。崦音魚委反。

蛭潛思於至蹟兮。

〔集解〕惠棟曰廣韻蛭停安也。黃山曰說

文。蛭亭安也。乃廣韻所本。又呂覽貴因。蛭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高誘注。蛭正也。案蛭立謂立於車。此對騁言亦當訓正。

騁六經之奧府。蹟深也。

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

武。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機槍曰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

機槍。彗也。

聖德滂曰橫被兮。黎庶愷曰鼓舞。

關四門曰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開關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所舉也。

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

賁飾也。易曰束帛莛莛賁。

於丘園也。〔集解〕黃山曰章孟詩我雖鄙者心其好而。

遂懸車曰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莫春之成服兮。闔衡門曰埽軌。

論語曾點曰莫春者春服

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爲門軌跡也。

聊優游，曰永日兮。守性命，曰盡齒。

齒年也。

貴啓禮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莽顯貴，篆亦至二千石，已味守貞之誼。漢室中興，正當匡時，以蓋前愆，乃更辭歸不仕，去就慎到如此，而云無忝先子，何顏之厚乎。此傳敘述家世，詞多溢美，蓋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舊文，不加芟削，未爲有識也。《東觀記》儒林傳有崔篆，乃元嘉初增入，其時崔寔爲史官，即篆元孫也。篆生毅，曰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

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曰：典

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曰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曰答焉。

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爲

范滂鄙衍之徒，乘鸞相傾，誼囑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賞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

其辭曰：或說己曰。《集解》先謙曰：官本或字提行。

易稱備物致

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曰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

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易繫辭：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

翻注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說卦：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三陽在上，

故可觀。棟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觀、周八月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

致用，亦謂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漢法已亡，故章懷之注不詳。先謙曰：注一官本作乙。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

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

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

九乾。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集解。惠棟曰。易繫辭。鉤深致遠。虞翻注云。初深故曰鉤深。淵亦謂初。天數九。故曰九乾。乾為遠。故曰探遠。

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

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目讚己。退不黷於庸人。

謂猶稱也。集解。黃山曰。尚書序。讚易道以黷八索。孔疏

訓作贊。贊助也。廣雅釋言。黷。狎也。

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

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

于時太上運天德。曰君世。憲王僚而布官。

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宏光大也。易曰。乃位

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集解。惠棟曰。天德。乾元也。黃山曰。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即所謂王僚布官。注引偽古文周書文。非也。

臨雍泮。曰恢儒。

疏軒冕。曰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頌宮。璧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頌。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集解。惠棟曰。呂覽。疏爵而貴之。疏猶分也。

率惇德。曰厲忠孝。揚茂化。曰

砥仁義。

砥。礪也。

選利器於良材。求鑠錙於明智。

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

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落猶能。梁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闈。

三台。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

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

八寸為咫

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

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

猶逸禽之赴深林

蚋之趣大沛

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

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

我言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

制協韻音之設反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

〔集解〕惠棟曰何休

公羊注云德合元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

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

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尙遠也罔無也識記也

涓樸散離人物錯

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

高辛氏帝嚳也

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

失仁為非得義為是

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

義失義後禮

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集解〕先謙曰注冷官本作洽

或盟耳

而山棲

盟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

或草耕而僅飽

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

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

或木茹而長饑

說苑曰鮑魚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

或重聘而不來

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

車二駟騁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集解〕先謙曰注鎰官本作溢騁官本作聘考證云監本作益今從宋本萬松齡云案荀子千溢之寶從水旁古今字本通用黃山曰秦策黃金萬溢字亦從水禮記喪大記朝一溢米

鄭注二十兩爲溢。是古鎰本作溢也。

或屢黜而不去。

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或冒詢曰：千進，或望色而斯舉。

詢，辱也。音火豆。

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

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

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

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尙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集解〕黃山曰：水經注：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幹坂，有東西絕澗，左右陶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輪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僞孔傳以爲在虞虢之界，地勢雖合，而云代築供食，則臆說也。

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

戰國策曰：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

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集解〕惠棟曰：案六駿及史記皆云：非龍非螭，非虎非羆，無非熊語。當因章懷避唐諱，改虎爲熊。故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人承其訛，不及改正耳。侯康曰：今史記作非虎。文選答賓戲注引史記亦作非熊。故周方叔厄林疑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但東京賦注引史記又與今本同。

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

方言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集解〕惠棟曰：纒，依方言作纒，云南楚凡大

而多謂之纒，或謂之纒。郭璞曰：纒音奴動反。

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

尙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昏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集解〕先謙曰：注下人，官本

作下。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音疊。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

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

跋涉赴俗。

急斯時也。

草行爲跋。

昔堯含感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皐陶、大禹、陳其謨，見尙書及史記。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躡鞍而問子房

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黥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集解〕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先謙曰官本注王下無黥字

禍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册顯功

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冶

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史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勲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

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教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集解〕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人

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

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幡書躡作攝也〔集解〕錢大昕曰案

說文攝理持也字宜從手不從足史記日者傳本作躡纓正襟躡亦攝之譌此作攝者因下文相涉而誤黃山曰躡持也之躡當作攝儀禮聘禮尚攝坐啐醴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

守禮舉曰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曰皇質雕曰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

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

績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曰樂和人人有曰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

肇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之九刑。《集解》惠棟曰：左傳在九刑不忘，服虔曰：正刑一議刑八，議刑卽周禮八議。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成王時所作，見周書誓麥解。黃山曰：前書刑法志引左氏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注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集解》鄭玄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此之謂九刑。與章說合流、宥、鞭、扑，贖本虞夏所有，當以不用刀鋸之屬，不名刑。周始并名之耳。成康之世，刑厝不用，九刑自在。穆作呂刑，推本有夏，述而用之。故叔向謂三辟之興，皆叔世文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此自言九刑之書，書因刑著，如蕭何之作律九章，非卽以書當刑。黜言刑厝，未必指書厝也。

路雖有力牧之略，尙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尙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臯繇。范睢，蔡澤。

夫廣廈成而茂

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

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責良馬之力也。《集解》黃山曰：戰國策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此言遠求存，謂馬未死，明良馬多。

星伏藏，不見也。

場功畢而大火入。

爾雅曰：心爲大火。詩颶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

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

伐尋抱不爲之稀，莢拱把不爲之數。

八尺曰尋，莢，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

音疏，悠悠罔極，亦各有得。

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學也。

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

故進動曰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

復靜曰理。

〔集解〕惠棟曰：乾鑿度地

靜而理曰義，言法地之靜，藏而不仕也。

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曰求舉。

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

非不欲室也。

惡登牆而樓處。

孟子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岐注云：樓，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叫呼銜鬻。

〔集解〕惠棟曰：說文，銜行而賣也。俗作銜。

縣旌自表，非隨

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曰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集解〕何焯曰：詩：干祿不同，作因，非也。

游不倫黨，苟曰狗己。

倫，謂

黨，謂朋黨，狗，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曰道義。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

也。

屑屑，猶區區也。〔集解〕錢大昕曰：案王良傳：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注引方言云：屑屑，不安也。二注互異，當以彼注爲是。錢大昭曰：屑屑，說詳前書王莽傳注。非黃山曰：莽傳：晨夜屑屑。顏注：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案對沈滯言，自以訓動作爲長。說文：屑，動作切

切也。又顧所本。

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

枉，曲也。徑，道也。

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

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

尙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集解〕黃山曰：穢德，謂蕪穢其德，乃對下不耘言。前書東方朔傳：穢德似隱，義同。非穢惡之德。

熱余馬，曰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

性言隱居
目體命

昔孔子起威於谷口

解見陳

晏嬰發勇於崔杼

解見馮

曹劇舉節於柯盟

曹劇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

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捷於彊禦

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

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也音七故反執謂謀略也

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措循其土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

姑蘇之山也集解先

伍員樹功於柏舉

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為吳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曰退

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集解先謙曰注隨官本誤隋又敗吳下有而字

唐且華顛曰悟秦

唐且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於

秦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

遂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項也華顛謂白首也集解惠棟曰華顛見墨子黃山曰墨子修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者其為聖人乎先謙曰注至此官本無此字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

原衰見廉於壺殮

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

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集解〕先謙曰注胡誤官本作故

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饑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饑若是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

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徐君已

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展季效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聞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稱

其亂焉〔集解〕先謙曰注闕居官本作闕居

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穀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

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曰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

案駟集有東西南北

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集解〕侯康曰駟上四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鶴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黃山曰侯引出駟集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袁山松後漢書載崔駟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倉庚鳴秋風厲而蟋蟀鳴蓋氣使之然也與集少異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

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

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

駟由此候憲，憲屣屣迎門。屣屣，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爾反。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

欲召見之，憲諫曰：為不宜與白衣會。

〔集解〕惠棟曰：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

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

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曰：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諷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

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

體澹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

陳，列也。〔集解〕惠棟曰：駟集載駟與陳，列也。〔集解〕惠棟曰：駟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

慶，與此異也。先謙曰：列後陳，官本列作序。

是曰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

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集解〕錢大

昭曰：注禮漫漫兮，禮當作糺。先謙曰：官本注禮作糺。

豈可不庶幾夙夜，曰永衆譽。

〔集解〕惠棟曰：衆音終，古字通。錢大昕曰：古音衆如終，春秋傳，衆父卒，釋文音終。〔葛本改作終，非〕黃山曰：儀禮士相見禮，衆皆若是。

鄭注。今文衆爲終。則古文作終者。今文亦必爲衆矣。禮記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有譽於天下。明是衆義。蓋本齊詩。字仍作終者。疑後人據毛詩改之。

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

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立。

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

昔馮野王曰。外戚居位。稱爲賢臣。

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爲元

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

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以謹敕親幸焉。

郟氏之宗。非不尊

也。史丹封郟。故云郟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郟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集解〕

劉敞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黃山曰。鳳乃嗣侯。始封陽平者。鳳父頃侯禁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

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

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卽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

其所曰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

〔集解〕黃山曰。朱浮傳。屢有降挹之言。賢注。挹。損也。

位有

餘而仁不足也。漢興。曰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外家當爲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

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竝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徒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曰

溱淑守道成名先日

寶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溱淑守道也

安豐呂佐命著德顯自中興

寶融封爲安豐侯

內呂忠誠

自固外呂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

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

太公金匱

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執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孟杆亦孟也〔集解〕錢大昭曰扶人無容當作咎先謙曰官本注容作咎

兢兢業業

業〔集解〕先謙曰官本兢兢作矜矜

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

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呂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

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

〔集解〕惠棟曰駟集與憲賤曰主簿崔駟言今且漢陽太守棧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于道側云欲上幕府駟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

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兕靡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責也又與憲賤曰駟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是以極其慙慙敢進一言

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長

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

駟自呂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

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

〔集解〕侯康曰：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文心雕龍：崔駰七依，入博雅。

之巧，御覽五百九十引，傳元

婚禮結言。

〔集解〕惠棟曰：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言，蓋納徵問名之辭也。侯康曰：載文類聚四十引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恆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

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嬀。

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駰集十卷。

中子瑗。

瑗字子玉。

〔集解〕惠棟曰：世說：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閭，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早孤，銳志好學，盡

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

六日七分。

解見耶頭傳。

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

〔集解〕先謙曰：官本篤作特。

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

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日事繁，東郡發

干獄。

發干縣之獄也。

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試，時輒問曰：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

將軍鄧遵所辟。

〔集解〕惠棟曰：遵爲太后從弟，以功封武陽侯。

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

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召北鄉侯爲嗣。瑗曰：侯立不召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

〔集解〕通鑑胡注。說式芮反，下同。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召嬖寵，惑蠱先帝。〔集解〕

先謙曰：官本無得字。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日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之也。〔集解〕先謙曰：日斯

官本作於斯是。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

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召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

惡大。怒。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

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

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邛。〔集解〕先謙曰：官本第均作弟，通鑑胡注弟讀

如第。知宋本原作弟。黃山云：前書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注：相如下當有傳字。前書弟仍作第，亦後人誤改。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

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呂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呂疾固辭歲

中舉茂才遷汲令

汲縣名屬河內

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集解〕惠棟曰崔鴻崔氏家傳瑗為汲令

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為開渠漕與造稻田崔藩之利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

曰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漑決渠作甘雨

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

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

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

八使見周舉傳

呂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

〔集解〕

惠棟曰書斷子玉以

順帝漢安二年卒

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呂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

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

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

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集解〕惠棟曰一作七屬見文心雕龍侯康曰案文心雕龍云崔瑗七屬植義純正又云七屬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

卓爾矣則屬乃屬之誤又傳元七誤序稱馬季長作七屬

劉勰恐誤以季長為瑗則瑗所著仍從傳作七蘇為是

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藝七言凡五十七

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有崔瑗集五卷。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

〔集解〕惠棟曰：劉勰云：崔瑗文學，蔡邕、樊豐、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

諸能為文者，皆自己弗

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華嶠書曰：瑗愛士，好

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集解〕先謙曰：寔官本皆作實。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竝辟，皆不就。

〔集解〕侯康曰：藝文

類聚二十五引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答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騰以納說，或枉楛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街，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為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香，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奔之路，鳳凰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志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象，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緝濬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炎之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慕茲，庶違厭休，黃山曰：答譏，本傳但曰答文，心雕龍雜文篇謂之客譏，云：崔寔客譏，整而微質，黃叔琳疑當作答譏，是也，惟其門客注引本傳，誤以為答，時人譏其醜醜，當由未見本文。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

寔曰：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政

論六 卷六 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音曰角反。〔集解〕先謙曰：注曰角，誤。官本曰作口。

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

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集解〕先謙曰：官本，自字提行。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日興，伊

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集解〕惠棟曰：伊訓，尚書逸篇也。在孔氏十六篇中，漢劉歆、鄭玄皆警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

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

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厭，厭也。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

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日賤廢，是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

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

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

柱邪傾。綻，音直覓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緇箴請補綴。注音陟主反。〔集解〕惠棟曰：古樂府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補綻，漢時語。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集解〕

人執權。遭時定智。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言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

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集解〕惠棟

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略同。彼書以節禮為節用。當從之。又以葉公為定公。與韓非子異。或別有據也。黃山曰。此節韓非而外。

又見尙書大傳略說。及說苑政理。文各小異。悅近皆作附近。選賢略說作論臣。與武帝詔合。政理則作論臣。而作葉公。作節用。皆與韓非同。是言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昔盤庚懲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尙書〔集解〕惠棟曰。說見王符潛夫論。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

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闕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耳。荀云

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目破其義。寡不勝衆。遂有擯棄。雖稷契復存。

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於絳灌。屈子之所曰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闕大夫。上官靳尚妒害

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集解〕錢大昭曰盧當作據先謙曰官本盧作據

夫曰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

德春秋之義

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集解〕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曰霸政

八世謂三王五帝也

霸政謂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攽曰純法八世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惠棟曰文選注引作八代前書元帝紀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為元成者勢使然也實謂孝宣之業壞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孝文竊謂未然

則宜重賞深罰曰御之明著法術曰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

寬之則亂何曰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

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

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曰墮損墮讀曰墮威

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

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集解〕王會汾曰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案

文當云管仲背公子糾而相桓公乃合黃山曰原注射桓公下當有卒乃相桓公句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

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

曰為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召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

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

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

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召德教除殘。是召梁肉理疾也。召刑罰理平。是召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召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

四牡橫奔。皇路險傾。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

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集解〕先謙曰。注而天下化也。官本無也字。

方將拊勒。鞅鞅。召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何休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拊音巨炎反。勒。馬轡。鞅。車轡。

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集解〕惠棟曰。公羊傳。子反曰。拊馬而秣之。字本從木。不從手。先謙曰。官本拊均作拊。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

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

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

見前書刑法志。

曰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呂嚴致平。非呂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

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

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

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

〔集解〕黃山曰。湯。袁安之子。紹之祖父。字仲和。建和三年。為太尉。

竝不應。大司農羊傳。少

府何豹。

〔集解〕惠棟曰。豹。何休父。

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

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

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維練縵之具。呂教之。民得呂免寒苦。

杜預注左傳曰。織。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縵。枲也。〔集解〕惠棟曰。寔政論云。賣

儲時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綏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繇其以上聞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

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最爲第一 呂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呂故吏免官禁

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

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呂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集解〕侯康曰蔡中

郎集有濟北相崔君夫人誅即寔母也文云仰覽篤籍俯釐絲粟多才多藝于何不有又云堂堂其胤爲世之良于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 服竟召拜尙書寔呂世方

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 葬訖資產竭盡因窮

困呂酷釀販鬻爲業時人多呂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集解〕劉攽曰文宦當作官王會汾曰古書中言仕

宦者甚多仕宦不成文理此傳寫互誤傳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甯中病卒 家徒四壁立無

呂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

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梁崔寔集三卷錄一卷

寔從兄烈

〔集解〕惠棟曰摯虞文章志烈字威考嗣之孫瑗之兄子世系云嗣子盤生烈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

陵崔烈字威考也

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

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

阿保謂傅母也

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

〔集解〕惠棟曰案項峻始學篇張濟亦以財得三公

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

〔集解〕惠棟曰九州

春秋烈時爲廷尉

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靳固惜之也靳或作鄴說文曰鄴引爲價也音一建反〔集解〕

黃山曰說文鄴南郡縣僞引爲賈也前書地理志陳留郡僞應劭注鄭伯克段於鄴是也潁川郡僞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戰國策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說苑引作鄴陵君是鄴可通僞之證惟注據說文用僞本義不當作鄴耳先謙曰官本注鄴均作僞

程夫

人於榜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

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株下另有株字

烈

於是聲譽衰減

〔集解〕惠棟曰蕪思云漢時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女子與小人也棟案此語見高誘呂覽注

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鈞字州平司

馬彪九州春秋曰鈞字元平案崔氏譜州平爲鈞之弟世系誤也

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

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

武弁，戴鷓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撻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爲卒。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

來，勿內也。昔晉叟有子曰舜，晉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子不義也。烈曰：爾以吾爲晉叟邪？烈後拜太尉。〔集解〕惠棟曰：擊虞文章志，烈自司徒遷太尉，封陽平亭侯。周壽昌曰：烈以中平四年四月拜

太尉，十一月罷。其在太尉位，不過八月。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曰：是收烈付

郿獄，錮之。銀鑿鐵鎖。說文曰：銀鑿，鎖也。前書曰：人犯鑿錢，以鐵鎖鑿其頸。鑿音當。〔集解〕惠棟曰：顏之推云：銀鑿，大鑿也。錢大昭曰：銀鑿，古作琅當。西域傳：後軍候趙德使屬賓國，與陰末赴相失，陰未赴鎖琅當。德又王莽

傳，以鐵鎖環當其頸，傳詣鍾宮。師古曰：環當，長鎖也。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集解〕惠棟曰：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兄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

之亂，烈爲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黃山曰：獻紀書：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並戰歿。蓋因惡李傕而特予之。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曰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集解〕惠棟曰：案朱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颯，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

能終之曰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贊曰結好。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騂。奉

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騂。乾。騂。音渠。
〔集解〕先謙曰。注乾。騂。官本作乾。雉。

由此知名。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名字。

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

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

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鄒奭修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

建新恥潔。擢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

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二校補

崔駰傳。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注。昔者魯君。官本法。者作在。

邾文公不目一人易其身。注。孤之利矣。官本法。矣作也。

用決吉凶。多占驗。官本。多下。有所字。

過班倕而裁之。注。倕舜時為共工之官。官本法。官或譌言。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注。不為威揚。官本法。揚作惕是。

揚蛾眉於復關兮。注。毛萇注曰。官本法。曰作云。

躡潛思於至蹟兮。集解。惠棟曰。至亦當訓正。案此條集解。原在下。句注蹟深也之下。

庶不忝乎先子。集解。錢大昕曰。案崔宗仕莽顯貴。至未為有識也。

案陳觀崔駰傳述其先世之美。均涉矯飾。范史不能正東觀之失。疑亦有所嫌也。然崔氏

不諱仕莽，莽亦僅一為郡守，不如發之巧，佞逢惡，固可推見。中興被賢良之舉，辭歸不仕，亦足明其非汨於榮利者。將何譏焉？而陳咸事新莽，傳同有可稽之迹，陳氏乃引為深諱，猶用漢牘，後世且沿為美談，則史之失誣，貽誤為尤甚矣。

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注：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

惠棟曰：羅泌云：大庭氏之胥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禱於大庭氏之館。

茲其所矣。赫蘇氏是為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出三入一，愴悅如遺。注云：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號之也。柳從辰曰：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邱，左傳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庭作庫，風俗通英賢傳：大庭氏古

天子，後以為

姓，見姓纂。

厥趣合違。官本合作各。

或曰：役夫發夢於王公。注：有澗水壞道。

官本注。壞作環。

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集解：惠棟曰：案六爻及史記。

至

又與今本同。

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四引六爻文云：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則熊虎並見，復出一狼，反無龍影，與史記文初不相合。

主有疇咨之憂。注：浩浩懷山襄陵。

官本注。陵作林。

銘昆吾之鼎。注：呂尙作周太史。

官本注。史作師是。

彼採其華注彼衆人也官本注彼字重文

汗血競時注官本文注均作汚

唐且華顛呂悟秦注魏使人求救於秦不至官本注求作請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常官本亦作帝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呂立注論語曰孔子之言也案文注論語下多一曰字

漢興呂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注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案王乃子之譌莽乃后弟曼子也各本皆未正

百姓歌之集解上天降神君柳從辰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崔氏家傳上天降神君作天降神明君

尤善爲書記箴銘柳從辰曰胡廣傳言楊雄官箴亡闕崔駰及子瑗劉駟駘增補十六篇今駟傳不言駟箴御覽五百八十八有崔瑗敘箴云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

宜斯乃體國之宗也文既不完亦莫識所補者何箴矣案世傳崔瑗侍中箴亦以爲胡廣作已詳胡廣傳集解至瑗有座右銘一首文選已錄

智士鬱伊於下注。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

官本注。獨鬱伊作獨伊蔚。

因時定智。

官本智作制。與注合。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注。此亦權變之道也。

官本注。亦作並。

夫熊經鳥伸。

至

非續骨之膏。注。莊子曰。吹噓呼吸。

官本注。噓作啣。

平則致養。

官本無致字。

皇路險傾。注。皇路。大路也。

官本注。大作天。

幸而不死。不可為民。

案前志。本作不可為人。此轉改之失。

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官本。詞作詞。

父過而走。孝乎。

官本。過作秘。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也。

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曰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

則濡足蒙垢，出身曰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臧寶

曰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

太原閔仲

叔者。

謝承書曰：閔賈字仲叔。

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曰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曰：生菽受而不食。

黨與仲叔同郡。

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菽。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曰：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勞，其力到反。

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集解〕惠棟曰：高士傳，劾作劾。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

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仲叔家

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知乃嘆曰：閱仲叔豈曰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

曰：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一作郇任，云雁門人也。袁宏紀作郇恁。案前書有太原郇越，郇相，任疑越相後人。師古曰：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

也。錢大昕曰：案劉平傳，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卽此荀恁也。說文無荀字，當曰郇爲正。恁父越，見漢書鮑宣傳，亦作郇。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集解〕沈

書載越散其先人嘗千餘萬，曰：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父子同志，宜其俱不從新室也。黃山曰：前書鮑宣傳，載太原郇越，字臣仲，郇相同族昆弟，相爲奉太子四友，而越不仕莽，故班史稱其志節尤高。恁與閔仲叔同郡，而父名越，故惠沈均疑恁卽其後。案潛夫論志

姓氏，荀息作郇息，是荀、郇本通作。又漢因避宣帝諱，荀卿改孫卿，荀姓之不能無所避，從可知。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雁門縣。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曰：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

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辟任祭酒敬禮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曰惠

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呂檢下

檢猶察也

故臣不敢不至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曰惠下臣可目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

後月

餘罷歸卒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曰行其志

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應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

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

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勳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曰居不失去就也

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

〔集解〕惠棟曰二字出莊子黃山曰蘇秦形容枯槁見秦策屈原形容枯槁見漁父惟莊子刻意所云枯槁赴淵與此為合

蓋詭時審己

曰成其道焉

詭達也亦若達時志存量己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氏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儉也道不費則仕儉與詭同費本又作拂拂亦訓達此序云詭時審己以成其道即記所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馮衍傳詭

於衆意注亦訓詭為達

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篇周嘉傳〔集解〕先謙曰決官本同考證云監本作法王會汾云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郵驛科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

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嘉傳言燕於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變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

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

音丘凡反欽或作頤音同〔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蔡澤頤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頤頤章昭云頤邱甚切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中作前訛者謂之欽巾釋名形體篇曰頰鞍也偃折如鞍也

其母欲棄之其

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

伏養牛首女媧蛇軀皋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頤頤蹙頰

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

髻而知廉讓

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

〔集解〕惠棟曰揚雄自序語

不修賀問之好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

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

山脊曰岡

下有陂田常肆勤自

給肆陳也〔集解〕錢大昕曰肆當為肆字之譌

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謝承書曰變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自疾辭延光二年安帝召玄纁羔幣聘變

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噉

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

及南陽馮良

〔集解〕惠棟曰真誥云良南陽冠軍人

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

召為國自先世召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綺季東園

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集解〕惠棟曰董道云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先謙曰注用里之用乃用字殘缺官本作角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曰滑泥揚

波同其流矣

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集解〕惠棟曰左傳相

時而動易象傳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注引梅賾書東漢時無此書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

送敬猶致謝也〔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

良亦

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

詔書告二郡歲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良字君卿

出於孤微

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

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

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

廝賤也〔集解〕惠棟曰易旅瑣斯其所取災注云斯賤之役

黃山曰左氏哀二年傳人臣隸與免杜注云斯役釋文斯如字又作廝說文斯析也詩曰斧以斯之前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注廝取薪者也是名從義起字本作斯廝乃後起字也然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廝養何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字之作廝由來久矣

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

〔集解〕惠棟曰眞誥云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華陽國志云撫弟子南陽馮良曰道學徵聘

妻子求

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

〔集解〕惠棟曰眞誥云十

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良雖處幽闇必自整頓

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曰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

終。〔集解〕惠棟曰：真誥云：良年六十七，乃弃世東渡入山。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集解〕黃山曰：前書地理志：汝南郡慎陽。顏注：慎本作演，音真，今猶有真邱、真陽縣，並作真，其音不改。闕駟云：永平五年

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注：南陽有慎陽國。案此慎字乃順之譌。賢本因流俗之或作順陽，慮讀者誤以憲為順陽國人，而反疑汝南為南陽之誤耳。今郡國志：南陽郡，載順陽侯國，故博山，而前書地理志：南陽郡博山，班注：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是其明證。如證俗作順陽之誤，而更引一慎陽國於文義為窒，況兩志均無慎陽國名乎。

世貧賤。〔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族出孤鄙。

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

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

〔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二大夫相與踦闔而語，移日然後相去。

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

袁闕所。

一作闕。〔集解〕陳景雲曰：黃憲、袁闕，俱慎陽人，故荀淑有子國、顏子之語。慎陽本侯國也。若汝陽、袁闕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闕非矣。黃山曰：易林：送至于邦，子國猶言子邦耳，不必定指侯國。闕為汝南郡功曹，宜淑有此問，陳以慎陽為侯國，是亦沿

前注之譌也。後漢有慎侯，無慎陽侯，慎亦汝南縣。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顏子，顏回也。〔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憲黃中，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闕

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賂其流者，不敢測其深。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

〔集解〕惠棟曰：良字叔鸞，見逸民傳。

才高倨傲，而見憲，未

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為不及，既觀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顏回章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

〔集解〕惠棟曰秦世說及袁宏紀皆作周子居汝南先賢傳周乘字子居汝南

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吝貪也及蕃爲

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

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

〔集解〕劉攽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也惠棟曰案汝南先賢傳袁宏字奉高一作閔黃山曰袁閔字奉高見王龔傳袁閔字夏甫見本傳古人字依名立說文閔門高也

閔巷門也巷卽鄉之重文鄉里中道皆在邑中所共也夏中國之人也故閔字曰高閔字曰夏夏與閔宏又皆訓大也是則以奉高爲閔字自出周斐之誤合陳劉二說此傳閔皆當作閔惟後徐穉傳所載則確爲袁閔耳

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曰問林宗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

而易挹

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濫音檻〔集解〕惠棟曰汎俗作汎訛先謙曰官本汎作汎注範作軌黃山云郭太傳載此事汎作汎汎泛同義同爲乎梵切則音範不誤惟汎濫之濫乃虛職切不當音檻注旣明據雅訓音檻自目

作汎濫爲確錢大昭云此事又見郭林宗傳者乃俗本以注文雜入蓋郭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六十七字接上注入汝南則交黃叔度皆引謝承書文故展轉致誤也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

〔集解〕惠棟曰千頃續漢書作萬頃

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淆混也

憲初舉孝廉

〔集解〕惠棟曰杜元凱女誠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邳伯尙封武典盛孔叔同爲太守李俛所舉受版未行俛死子居等遂駐行

嬰，偃妻子，樞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居者莫郵居。于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樞居。

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

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珙吝。

珙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珙者古字通也。〔集解〕惠棟曰：酈元

引云：莫不深服，遠去疵吝。將呂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暉。〔集解〕

錢大昕曰：案范甯撰穀梁集解，往往采其先人及兄弟子姪之說。蔚宗作史，亦舉曾祖穆侯汪，王父豫章君甯先大夫宣侯泰。

目爲憲隕然其處順。

易繫辭曰：坤隕然示人簡矣。隕，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其殆庶幾。

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

廣雅曰：方，所也。

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繫辭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

道無合遺，四祭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集解〕朱杭曰：水經注：贛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穉字記：孺子宅在州東北三里。孺子少有高節，追美梅福之風，乃於福宅東築室以居。高士傳：穉少以經行，高於南州。

家貧，常

自耕隊非其力不食。

〔集解〕朱杭曰袁紀此下有非其衣不服句。

恭儉義讓。

〔集解〕朱杭曰袁紀此下有非禮不言句。

所居服其德。

〔集解〕朱杭曰袁紀此下有道不吟遺句。

屢辭公府不起。

〔集解〕朱杭曰高士傳曰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時陳蕃為太守曰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

〔集解〕

何焯曰免疑作就。惠棟曰通鑿作穉不之免。胡注不辭免也。袁宏紀作不之起。黃山曰免當為渙之殘體。蓋不曰穉已功曹為渙。故猶以時上謁。

既謁而退。

〔集解〕朱杭曰袁紀穉既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侯康曰御覽四百三引海內

先賢行狀。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陳仲舉為豫章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事。以成其節。

蔣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陳蕃請穉為功

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面之坐。重席漆几以俟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

就家而拜之也。

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

疏薦穉等。

〔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袁紀延熹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案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

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左傳曰晉三郤害伯

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邳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驛絕之。不亡何待也。

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

天挺俊乂。為

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

闕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闕少修志節。矯俗

高京兆韋著。

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

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召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

〔集解〕朱杭曰：陶潛聖賢羣輔錄，魏明帝甄表徐穉云：公車徵士，豫章徐穉子，妙德

高偉清英絕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蓋伯玉卷舒之術。

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

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

說苑曰：蓬生草中，不扶自直也。〔集解〕惠棟曰：邯鄲高曹娥碑，亦引此語，兩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出，注引說苑，殊未當也。

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如角之特立也。

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

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

乾以囊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集解〕惠棟曰：魏文帝海內士品云：穉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賣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朱杭曰：風俗通：公車徵士，豫章徐穉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穉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笈舁涉，〔笈〕舁當為笈奔之訛。〔笈〕一盤，醢哭于墳前。袁紀：初，穉少年遊學國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穉從之，謁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穉絕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穉乃往赴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

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

共言稼穡之事。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時瓊孫子瑛，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廡哀泣而已。穉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瑛大怪其故，道茅門生茅季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朱杭曰：袁紀：時天下名士，遠近四方。

無不會者。各言開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卒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蠶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瑋。候與相見。酌酒市肉。穉爲飲食。季瑋請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季瑋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穉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瑋飲酒進食。此爲已知季瑋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臨訣去。謂

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集解〕惠棟曰。袁紀。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

爲師表。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

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

吾無德。曰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

穉。會卒。

〔集解〕惠棟曰。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于墓墜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樂史曰。徐穉冢

在洪州南十里。今號白社。朱杭曰。徐穉別傳。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明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通志載孺子墓在南昌進賢門外。望仙寺東。濱濠。墜道深五尺。墓前有石刻隸書。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碑。本元明來傳說在此。亦未知卽古白社否。時年七十二。子屑。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增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

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固病。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去稱

也。字漢末寇賊縱橫皆敬盾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稽康高士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袁宏紀

云子雲。穎川陽翟人。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

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爲鄉

里所稱法。

〔集解〕惠棟曰袁紀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爲法度

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集解〕惠棟曰姜伯淮碑彭城廣人案二漢志皆云廣戚無廣縣所未詳也黃山曰郡國志廣戚故屬沛國前書地理志屬沛郡爲侯國此云屬沛國指本志沛國

言也光武建武二十年徙封子輔爲沛王以郭后爲沛太后封地益廣廣戚蓋當爲國縣。

家世名族。

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

〔集解〕惠棟曰此二弟字也謝承書亦失

其俱曰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

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嗣當立。

〔集解〕先謙曰官本致證云係嗣諸本同係當作繼黃山曰御覽五百十五引續漢書作繼案繫係繼古以同義通作易同人王注心無係吝釋文係作繫詩何彼穠矣毛序車服不繫其夫

釋文繫本或作繼。

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

〔集解〕

惠棟曰高士傳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

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

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集解〕黃山曰：御覽四百二十引謝承書亦云：但奪衣資，文乃與傳

大同，不與注合。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言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

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集解〕黃山曰：儒林蔡玄傳：精廬暫建，彼注云：精廬，講讀之舍，又黨。鋼劉淑傳：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是精廬精舍，皆研精學術之地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

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言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

臥於幽闇，言被韜面。韜，藏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

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言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集解〕惠棟曰：姜伯淮碑，就家拜釋為太守，高士傳同。肱得詔，乃私告其友

曰：吾言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闕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遂乘桴浮于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爲非凡。再言玄纒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

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

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頭之

〔集解〕

惠棟曰碑云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海內先賢

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集解〕黃山曰御覽五百十五引續漢書每忌日下有哀戚二字是因哀戚廢食非故不食也

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

緱姓也

殺夫氏之黨吏執

玉曰告外黃令梁配

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爲從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

配欲論殺玉

〔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獄竟當行刑

蟠時年十五爲諸

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目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

配善其言

〔集解〕惠棟曰女記載蟠奏記于縣曰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仇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

發怒之心手刃刺擊無戶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強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斧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氣沮悵悵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尙望追旌闔墓顯其後嗣況事在清

聽不加尺議哀矜之
貸誠爲朝廷痛之

乃爲讞

讞請也〔集解〕惠棟
曰爲請讞於廷尉也

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備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

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
有常似於土君子之行〔集解〕黃山曰論衡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

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寒濕重燥輕物理之常王制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
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剛柔輕重遲速易齊亦以地氣之燥濕與人性之輕重並論

不爲窮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方

之於邕曰齒則長曰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
書悉掛于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

〔集解〕惠棟曰高士

傳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
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

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

〔集解〕惠棟曰
子居亦字也

同在太學子居臨沒曰身託蟠蟠乃

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
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

傳謂符
牒使人

監送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

七千人

帳下
葬處

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微如是相見於

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自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孝反。《集解》黃山曰：拘音鉤曲也。見鄧禹子訓傳注。相拘教

謂相曲誘。使從貴也。

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訐，謂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

太學生爭慕其風，自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

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

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梁國有碭縣。

因樹爲屋。

自同傭人。

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自爲棟也。《集解》惠棟曰：注居蓬萊之室，案謝承書蟠恥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萊，室依大桑樹，以爲棟梁。王會汾曰：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

萊字當是藜字之誤。

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

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及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

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

加殊禮。優而不名。申引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

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也。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集解〕惠棟曰。蓋思云。處平壤。異于巢棲茹薇。

者也。游人閒。異于放聲滅迹者也。吟典籍。異于大笑狂歌者也。襲衣裳。異于裸身被髮者也。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興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

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

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

目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

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曲陵曰國陵。升也。邁。飢也。邁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猶翳也。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二校補

太原閔仲叔者 至 喜懼皆去

柳從辰曰東觀記此下有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

仲叔同郡荀恁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郇任

柳從辰曰今案珍本東觀記作郇恁與袁宏紀同不作任案此官書校改之失

開東閣延賢俊

官本閣作閣柳從辰曰古書閣閣通作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閣爲本字

蓋詭時審己曰成其道焉注詭違也亦若違時

官本注亦作述是

周燮傳遺生送敬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

據官本注後附載劉說敬下尙有少一門字四字此卷底本已失未審因何脫去

送禮而還注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

官本注猶作謂是案遺生送敬燮蓋始本未敢當禮也良則不敢逆詔既拜受禮命而復陳病奉還之故云送禮

黃憲傳汝南慎陽人也注在慎水之南

柳從辰曰南當是北之誤穀梁傳二十八年傳水北爲陽又前書地理志慎陽應劭注慎水出東北入淮案水既出縣東北則縣仍在水西南矣惟前志汝南郡之

慎陽顏注既謂本即慎陽之沿譌應說亦難可深據至章懷注南字則誤無疑或即陽字音近之誤

累日方還注。乃彌信宿也。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乃彌日信宿也。多日字。文義更較圓足。

徐穉傳。固病不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至此脫去稱字也。謹案王扶傳。固病不起。劉攽謂當作固以病不起。是亦疑固下有脫字也。實則范本文皆如此。

姜肱傳。彭城廣戚人也。注。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今徐州府沛縣東。

申屠蟠傳。乃為讞。注。讞。請也。案乃為讞得減死論。本七字連文。此注及集解皆本在論字下。誤刻。當正。

不為窮達易節。注。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語出孟子。子作易誤。

送喪歸于鄉里。官本無于字。

陵阿窮退。注。曲陵曰國。國當作阿。本毛詩說。官本注不誤。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修

後漢書五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

〔集解〕惠棟曰太尉楊震碑作素喜讀爲涿也世系曰喜生敷敷生膺膺生敏敏生忠忠生譚譚生寶寶生震自喜至震凡八世

高祖時有

功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

高祖敏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

〔集解〕何焯曰前書楊敏不云是喜之後安得據附託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侯之後居茂陵惠

棟曰案太尉楊震碑云聖漢龍興楊熹佐命克項于垓云云碑爲建寧以後震之孫沛相統之門人陳熾等所立當時必有所據班固撰漢書畢力于文蕭曹一代宗臣至有不詳其字者各傳非不能詳世次有所不暇也何氏不加深考概斥譜學以爲妄斯亦過矣洪亮吉曰據此則敏係喜元孫世次甚近班史于敏傳何以不書且公孫賀田千秋與敏同在一卷賀傳書其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千秋傳則追述其先爲齊諸田徙長陵無獨略敏傳之理由班史爲張湯傳贊推之則敏或非赤泉侯本支故傳不列入今攷高祖功臣表赤泉侯後傳至八世亦並不涉敏等未識范史何據

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若本宏農家乘則世系甚近又兼望族何以卽有此誤耶

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習歐陽尙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

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集解〕惠棟曰：稽康高士傳云：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

杜陵，荆棘塞門，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寶字稚淵，二子震、衡。

震少好

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集解〕惠棟曰：太尉碑云：公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聖同符。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今湖城縣。

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

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志當作書，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謝承書。唐詩紀事吳融詩：自注阿對是楊伯起家，儻引泉灌蔬，至今阿對泉尚在一。統志：阿對泉在陝州閿鄉縣西五十里。

眾人謂之晚暮，而震

志愈篤。

〔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魏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後有冠雀銜三鱧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即鸛雀也。鱧音善，韓子

云：鱧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鱧字皆作鱣，然則鱧、鱣古字通也。鱧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鱧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鱧明矣。〔集解〕沈欽韓曰：莊子寓言篇作觀雀，音義觀本亦作鸛，與此冠雀同。荀子王制篇：富國篇：鱣、鱧，或作鱧。集御覽者誤以為鱧鮪之鱧。

都講取魚進曰：蛇鱧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

〔集解〕沈欽韓曰：魏釋太尉楊公碑：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案漢制：舉茂才者例為令。

令則直遷刺史。不須四遷也。四字衍。

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

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

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曰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

知子知。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君知我知，天知地知。先謙曰：東觀記惟作天知神知，則四知不全。

何謂無知。

〔集解〕沈欽韓曰：四知廟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北。

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

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曰：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曰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

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集解〕惠棟曰：案儒林傳，倫字仲理，東昏人，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

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

賂。震上疏曰：臣聞政曰得賢為本，理曰去穢為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

流放，天下咸服。曰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慤，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成事俊又在官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

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輪養股動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集解〕惠棟曰宋均注少則自絕材則分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緡雲氏有不材子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集解〕惠棟曰富辰云女德無極牝雌也牡雄也尙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尙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唯家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曰爲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餽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

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

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

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

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胡者，言周幽王且小其明，以其政事。以至於亂。《集解》惠棟曰：案鄭氏、葉氏謂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於是而始行。棟案伯起已用詩序，乃知宋人之妄。先謙曰：官本，誨並作悔。是。

大東不興於今。

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

勞止不怨於下。

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擬蹤

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

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

瓌遂曰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

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

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予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

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

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言非己本心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

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孫，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

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太為阿母修第。

〔集解〕王補曰：官本太作大，大者無限極之謂。前書鮑宣論丁傅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何武等可大委任是也。

中

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

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猶稍稍也。章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

自贍，重目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集解〕通鑑胡注：三邊，東西北也。袁紀作二邊。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

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為一。

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

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集解〕惠棟曰：指劉授。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銅棄世之徒，復得顯用。〔集解〕惠棟曰：臧吏三世禁銅，故云臧銅棄世。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

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集解〕惠棟曰：穀梁文也，穀梁叛作慰。怨叛之人，不

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

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廡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

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集解〕通鑑考異曰：下文其日戊辰，十二月丙申朔，戊辰，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

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集解〕惠棟曰：坤象云：安貞吉。傳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安靜承陽之義也。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

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目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

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

〔集解〕惠棟曰前書刑法志云

延平招權而為亂首蘇林云

道路謹諱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

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

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尙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

威福為美食〔集解〕惠棟曰鄭元尙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威專刑罰也作福專慶賞也玉食備珍美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集解〕惠棟曰雜卦傳云乾剛坤柔

棄驕

奢之臣曰掩詬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

豐等皆側目憤怨俱曰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曰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木

殷周哲王

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

尙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通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

所曰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

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曰誘駕羹輿人之言

與

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與人之謀也。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集解〕惠士奇曰：張皓傳，清河趙騰譏刺朝政，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間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在順帝之初時。

又相近，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誤耶。抑一時而有兩趙騰耶。顧炎武、洪亮吉說同。王補曰：考袁紀通鑑，均係之安帝。延光三年，並無順帝即位張皓救騰事。予謂此斷為楊震事。傳者誤以屬張皓。范氏遂兩存之，以附於傳疑之條。豈有三年之中，姓名同、地同、事同，特一尸都市，一減死罪為稍異，又何以並不見他書邪。故證以袁紀、通鑑，可無兩趙騰之疑矣。
史家好摭故說，以博異聞。如本書設揚事於徐穉傳見之，及傳陳蕃，則又以為周舉文勝，則史聖人所以慨也。 會三年春，東巡岱

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史謂府吏也。〔集解〕通鑑胡注：案漢諸官府皆有令史。

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

怨對

怒。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

震初鄧隲辟之，故曰故吏。

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且於大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便時

取日時之便。

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

〔集解〕通鑑胡注：柴塞其門也。惠棟曰：淮南子：道歷訓：柴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也。王鳴盛曰：周紆傳：紆為洛陽令。

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郎竇為，免官。後竇氏貴盛，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

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

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

〔集解〕王會汾曰：夕，宋本作几。案神嵩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惠棟曰：東觀記：洛陽都亭。袁宏紀：洛陽沈亭。通鑑作几陽亭。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

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悲歎

月身死之日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

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于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輿載柩還歸謫震諸子

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集解沈欽韓曰此如今之鋪卒詣公文者世說俗誕篇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蓋郵卒本雇人爲之今震諸子以罪謫使代也歲餘順帝

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集解沈欽韓曰隸

釋沛相楊統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齋詔拜郎中是不獨二子爲郎又恩及其孫贈錢百萬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一尙存集解先謙曰官本一作碑是

在今縣東三十里潼關西七里是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

目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

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

其壞今使太守丞、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

亦得罪，曰：滅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

〔集解〕惠棟曰：太尉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乘、次奉、黃門侍郎洪适。曰：碑載震諸

子官祿凡四人，而傳云五子，誤也。棟案世系云：太尉五子：牧、里、乘、讓、奉。周壽昌曰：傳與碑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天，故不載也。

長子牧、富波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牧字孟侯。太尉碑云：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案統碑

云：統少有令問，順帝特召爲郎，歷常山長史，遷爲府丞、銅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二年卒。

牧孫奇。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八十一謝承書云：奇字公挺，震之元孫，少有志，不以家勢爲名，交結英彥，不與

豪右相交，通於河南織氏界中立精舍，門徒常二百人，善鈔五十八謝承書云：奇字公綽，與御覽異。

靈帝時爲侍中。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謝承書云：奇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帝常從

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

低屈也。光武謂董宜爲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

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

郎。僅魯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門鄉縣西南。〔集解〕錢大昭曰。此潁川縣亭。案文當是追封奇為陽成亭侯。以子亮襲爵。

先謙曰。官本門作闕是。

震少子奉。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奉字季叔。城門校尉中書侍郎。案中書當作黃門。

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

亦傳先業。曰。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

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集解〕惠棟曰。郡國志。宏農郡宏農縣有桃邱聚。故桃林有務鄉。桃林非縣名。註訛。洪頤煊曰。劉玄傳。與赤眉戰於務

鄉。李注續漢志。弘農有務鄉。得之。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

〔集解〕惠棟曰。蔡邕楊公碑云。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

年四十餘。乃應司

空辟。拜侍御史。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由此顯。京城咸稱有宰相之才。

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碑止云遷豫州兗州刺史。

遷任

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庸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曰。廉潔稱。

〔集解〕惠棟曰。此即任城

季廉景慮事。謝承書序。入延熹三年。免官後。

桓帝即位。召明尚書。徵入勸講。

勸講猶侍講也。

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徵

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庠府舍

庠梁冀子也。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云幸梁不疑府梁冀子為河南尹在元嘉初元之後袁紀是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

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左傳閔子騫之詞。集解何焯曰注誤以閔子馬為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知之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乃者

暴風迅疾殆必有異

天不言語曰災異謹告是曰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

集解惠棟曰高誘云聞雷聲頓頰自拍解謝告也

詩云敬天之威

不敢驅馳

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

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

靜室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清室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靈漢之詞也郊祭天也

易曰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也

況曰先王法服而

私出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

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空宮絨纒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

伏誅也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

奕猶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奕上有臣字

得備納言

納言尚書

又曰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

識。〔集解〕王補曰。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并曰病乞退。

袁紀作光識。

〔集解〕先謙曰。官本并作

是。乘。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乘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

權。乘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

〔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李雲事在二年。此傳與紀同在三年。然

誅梁冀。立皇后。皆在二年。雲上書指此二事。當從袁紀。推校第五種及乘傳。定在二年。則紀言三年。單超死事。無齟齬也。

乘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乘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

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乘。乘閉門距絕不受。

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

〔集解〕錢大昕曰。案第五種傳。以匡為超兄子。宦者

傳以為超弟子。

呂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

洛陽。匡慮乘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乘詰責。乘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

曰。邾庶其以漆闔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集解〕王會汾曰。案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方等無狀。

疊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命字。是

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為國害。乞檻

車徵匡老覈其事則姦隱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呂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

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庭士章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

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日退讓為節俱徵

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

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集解〕劉敞曰案文多一在字喻曰朝廷恩

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七年黃瓊秉乃為太尉范書不載瓊為太尉又在五

年未詳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

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縉〔集解〕先謙曰官本作錯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

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集解〕通鑑胡注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

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

自呂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

〔集解〕通鑑胡注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

帝從之，於是乘條奏牧守

目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

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三署郎，解見安帝紀。

帑臧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

池，澆濯費穢，宜絕橫拜，呂塞覬覦之端。

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

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

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呂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呂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

荊州刺史呂狀副言公府。

南陽郡，荊州所部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

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

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

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

明王奉頌此道，建邦設都。

太微積星，名為郎位。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皋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皋陶、臧、離、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集解）惠棟曰：蓋思云：案今尚書、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此異也。

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曰貨成，化

由此敗，所曰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道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

宜割不忍之恩，曰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

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乘奏參取受罪臧累億，詳賈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

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

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曰：臣案國舊典，官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何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舉，曰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饈，僕妾盈絜素。

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曰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

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曰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魯

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曰爲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邴邴獸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偃而則之而使獸僕納閻職之妻而

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獸以扑撲職職怒獸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撲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 公羊傳曰

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其作甚是 曰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界與也詩小雅曰取

彼謬人投畀豺虎

〔集解〕劉敞曰正文有當作豺注無他說知與詩同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尙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尙書詰掾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 秉使對曰春秋

趙鞅曰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爲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 鄧

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太中大夫居上傍恣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集解〕惠棟曰蓋思曰秉對春秋趙鞅以下所謂經典也鄧通以下所謂漢制也棟案袁宏紀何敞謂宗由曰春秋稱三公爲宰者言無所不

統也前書翟方進云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攝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卿表曰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

尙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秉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

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

呂澹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此下又云：天下稱為名公。

八年薨。

〔集解〕惠棟曰：碑云：八年五月丙戌薨，風俗通云：六月九日，未

明暴薨，未明，謂難鳴時也。

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

〔集解〕惠棟曰：太尉楊公碑及文烈楊公碑皆云：字伯獻，袁宏紀：字子獻，沈欽韓曰：謝承書作伯欽。

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

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召司空

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

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賜與劉寬、劉濟侍講於華德殿，蘇輿曰：楊震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賜傳家學，則所習為小桓君章句也。

遷少府光祿

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

〔集解〕惠棟曰：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于御坐軒前，袁宏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惟五行志云：熹平元年甲午，青蛇見御坐，通鑑考異從袁紀。

帝召問，賜

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

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咎徵則六極至。

告惡也，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尙書。

夫善不安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之

推移。陰陽爲其變度。

〔集解〕惠士奇曰。周官。祇祿十日。想以此。

曰。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尙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

其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也。今尙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也。

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呂女敗。

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

兄昭公立爲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殺住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殺。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集解〕惠棟曰。案左傳。乃子儀。非昭公也。賜據洪範五行傳。故與左傳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璫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也。

夫女謁行則讒

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洪範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

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集解〕惠棟曰。濟。止也。先謙曰。官本洪範作說苑是。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

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

抑皇甫之權割黜妾之愛

黜妾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市卿士黜妾嬖方處也

則蛇變可消禎祥

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葵感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

一年代唐珍為司空

〔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熹平二年正月司空

宗俱薨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空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唐珍為司空是賜代宗俱而珍代賜也傳誤

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

是時朝廷爵授多不目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

蒸衆也

故立君

長使司牧之

司注也牧養也

是日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周文日昃不暇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慎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

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

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

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

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出

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政事日墮

許規切〔集解〕惠棟曰古際字皆作墮魏修孔子廟碑云百事墮壞是也俗皆作墮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宗之美蹤

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日望太

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

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

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

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解〕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

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于山林。詔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

侯之禮。內不乘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集解〕沈欽韓曰。列女傳。壯作指凸作出。行作街。四十新序及初學記。並作二十。

遐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

臣括囊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謹自手書。卓囊密上。

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

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嘉德殿前有青赤氣。沈欽韓曰。衆經音義引郭注。與此同。今釋天注無其語。詩

正義爾雅疏。引作音義。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人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曰

祥異禍福所在。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鸞。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為都坐。漏下未盡二刻。中常侍曹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

東省出就都坐。東西十門。劉寵、龐參、北而。賜南而。日禪、華、崑、西而。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疊懼。特旨密問政。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起就坐。又人各二處。給筆硯爲對。賜仰天而歎。謂

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爲

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也。
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

昌侯張禹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吾曰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曰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

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曰昌。或得神曰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豳。遂商之興也。禱杙次于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郟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

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韓詩序曰。蝮蝮。刺毒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

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蝮音帝。蝮音東。集解。先謙曰。官本音東。作音董。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曰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蝮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呂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

惠棟曰指嬖倖也公羊傳云季氏之惡已熟矣

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注曰投霓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

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史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

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也

今妾媵嬖

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呂蟲篆小技見寵於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

刻壯夫不為也 集解沈欽韓曰晉齊衛恆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李壁王文公詩注時天下工書者皆聚於鴻都門

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尙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

集解惠棟曰松後為奉車都尉見劉陶傳

任芝居納言郗儉

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儉字正祖

梁鵠

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鵠字孟黃安定人

俱呂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賦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

乘桴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

蕩之作，虺蜴之誠。

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瘞。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蛇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

殆哉之危，莫過於今。

無鹽女之詞，解見上。

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

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謂變改而銷復之。〔集解〕惠棟曰：漢時易家言災異者有變復之說。

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

斷絕尺一。

〔集解〕蘇輿曰：事由中下者為尺一。光武時以

尺一出陳升是也。〔見儒林傳〕然不常用。其職在尙書者，詔板宜有定式。除拜諸令，由府具板，經上覽乃下。自宦妾用事，乃借尺一之名行之。桓帝時，竇武諫言：黃門侍郎自造制度，妄爵非人。〔見武傳〕靈帝時，乳母趙嬈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詔事竇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故陳蕃請尺一選舉，委尙書三公。〔並見蕃傳〕陽球自司隸校尉徙衛尉，曹節敕尙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見球傳〕而李雲上書亦言尺一不用，不經省御，蓋此等詔書上不經天子，下不歸臺閣，殆如唐世斜封之類，故賜請斷絕尺一。又云：割用板之恩也。

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集解〕先謙曰：官本弭作彌同。

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悽悽，猶勤勩也。音力侯反。

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

徙朔方，賜呂帥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

〔集解〕沈欽韓

曰案文當有二年冬三字此傳與紀並云從光祿勳爲司徒袁紀作太常

帝欲造畢圭靈琨苑

〔集解〕沈欽韓曰袁紀爲三年事其年夏虎見平樂觀又見靈陵詔問司徒楊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很戾之獸也今在位率

多著暴貪殘酷虐乎

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入田

〔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田猶有也先謙曰東觀記人作民此皆避唐諱所未及回改者

欲曰爲

苑昔先王造囿裁足曰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

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四

奢不約曰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曰爲苑囿壞沃衍

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

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

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可曰遠

情意順四節也

遲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

宜惟夏禹卑宮

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

太宗露臺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竊爲也

曰慰下民之勞

〔集解〕先謙曰官本慰作尉

書奏帝欲止曰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

〔集解〕錢大昕曰案中常侍惟

宦者爲之樂松初爲鴻都文學（見酷吏陽球傳）繼爲侍中祭酒（見蔡邕傳）又爲奉車都尉（見劉陶傳）皆非宦者之職賜前上書言樂松處常伯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則松官侍中明矣此云中常侍誤也

松等曰昔文王之

困百里人曰爲小齊宣五里人曰爲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困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齊人之困方四十里人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困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爲小

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樂松舉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哉。章懷不深攷耳。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呂病能居無何，拜太常。

詔賜御府衣一襲。

衣單複具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呂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呂，誑耀百姓，天下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呂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

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

所注之籍錄。

乃感悟，下

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帝感悟，遂下詔云：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忠肅恭懿，親以尙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豐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

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讐故
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茅土之封

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

〔集解〕官本考證曰

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
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自己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

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己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人言皋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

遂固辭

〔集解〕沈欽韓曰蔡邕楊公碑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據碑所云似賜已經為廷尉也

自己特進就第二

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

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即皋陶謨九德

三葉宰相輔國曰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曰

文王初載毛裘
注云載職也

遂階成勳曰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

衰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禮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

三公 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 輕車古

之戰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舊音戟撞塵。舊音側事反。舊謂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同作彪。是。前後部鼓吹。又敕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 公列侯車

倚鹿伏熊黑轡。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劔持檠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劔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集解〕劉放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含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劔。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

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置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鄭玄注云。

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召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 曰。與馬

日禪。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權

解見靈帝紀。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集解〕官本考 證曰。楊應作陽。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

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

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曰：「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

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集解〕惠棟曰：石包室中之識也。蘇竟與劉襲書曰：孔邱祕經為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蓋此類也。宜徙都長安。曰：「應天

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寬甲

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

無可度之事也。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

書曰：四方無虞。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

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

前卻，我呂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

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

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

〔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卓爲相國在中平六年

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呂圖之此秦漢之

教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

〔集解〕惠棟曰播後

爲廷尉李傕之亂爲所殺也

呂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呂病

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渚于嘉爲司空呂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

雋爲太尉錄尙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

還洛陽復守尙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

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曰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

〔集解〕通鑑胡注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

娶于袁氏也惠棟曰古文苑載曹公下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又楊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

誣呂欲圖廢置奏收下獄

〔集解〕王鳴盛曰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時彪已以疾罷而天子都許彪

亦在許寵方爲許令

劾呂大逆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集解〕劉放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

縣獄者許縣獄也

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況呂

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操曰此國家之意

〔集解〕通鑑胡注國家謂帝也

融曰假使成

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

所呂瞻仰明

公者曰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

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若以非罪殺融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

遂理出彪

〔集解〕沈欽韓曰滿寵傳彪付縣獄荀彧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

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為侯者皆奪封

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躡

〔集解〕通鑑胡

注響聞緣反牽縮也

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

老牛舐犢之愛

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

典略曰：修，遼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通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捷悟篇。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又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樺櫛，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以擊答之，與

太祖意同，衆稱其辨悟。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

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

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

〔集解〕先謙曰：嚴謂治裝。

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

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

廉，察也。〔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文士傳。

修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於此忌修，且曰：袁術之甥。

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鄧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集解〕沈欽韓曰：魏志注典略曰：二十四年秋，以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乃收

殺之。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降意投修，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古文苑操與彪書曰：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

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顯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

凡十五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楊修集二卷，錄一卷。及魏文帝受禪，欲召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令近臣宣旨。彪辭曰：

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

授。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

冠，杖而入，待召賓客之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沈欽韓曰：魏志黃初二年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裴注：秩中二千石。愚案彪之苦節幽

貞，始終如一，在魏代欲飾美談，以掩篡迹，若著於彪傳，徒穢清名，袁紀削之，斯為得體。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

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奢，借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者，下論作論是。誠曰負荷之寄，

不可曰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曰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審審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繼踵宰相。

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瀆

則。渝，變也。《集解》：劉放曰：秦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殺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王鳴盛曰：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為操所忌。

幾死得免，修當遠去權勢，暗晦以避之，反為操總知內外，與不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死非不幸。袁紀言：自震至彪，皆儒素相承，孝友篤誠，不忤前烈，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同。先謙曰：古从木从手旁之字，多通作揚，雄即楊雄也。說詳《雄傳》。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四校補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地詳獻紀。

銜三鱧魚注鱧字皆作鱠。官本注無字字。

舉茂才四遷集解沈欽韓曰。至四字衍。

案范書凡言舉孝廉茂才幾遷皆上溯始仕經過吏職數之漢世察舉率歸吏職故世祖詔書亦云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

之吏也舉孝廉者例爲郎舉茂才例爲令郎令卽所遷之官孝廉茂才非卽官非有前官則不得言遷震始仕由州而郡而大將軍府而襄城令乃爲荊州刺史蓋已歷四遷矣沈謂四字爲衍誤也

步從至太陽注太陽縣屬河東郡。今解州平陸縣東北續漢志太作大地理韻編太陽北魏縣今地同太陽

秉字叔節。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張璠漢記作字叔卿

唯人自召。官本自作所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誠注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

案穀梁宣九年傳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十

年陳夏徽舒弒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夏徽舒楚子入陳注引左傳齊事似未合

特蒙哀識 案袁字疑當作表

出爲右扶風 柳從辰曰袁紀謂梁冀怨乘出爲扶風太守

太尉黃瓊

柳從辰曰太尉袁紀作太常又袁紀載乘上疏在元嘉元年而瓊爲太尉在永興二年則作太常是也案本書桓紀元嘉元年十一月後置閔瓊於閔月

始由太常爲司空亦與袁紀合

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

柳從辰曰袁紀云當冀之時抑而不用

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集解沈欽韓曰至事無齟齬也

案李雲傳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並封列侯立掖庭民女

爲皇后數月開后家封者四人據桓紀誅冀立后封單超等皆在延熹二年八月以後再數月開追年終矣雲由縣露布上書或仍在二年至逮雲至洛陽獄雜考定罪固當至三年也則此傳言雲曰諫受罪紀言雲下獄死均屬之三年非有誤也沈謂當從袁紀而袁紀亦係承二年事終言之何可過泥至第五種爲單超所陷事本在前任方突獄亡走事又在後觀此傳文以先是二字別之似與超之死原無齟齬且於李雲事亦無涉沈乃謂推按第五種柔傳延二年則紀言超死事無齟齬豈其然哉

匡慮秉當窮究其事 官本究作竟

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七年黃瓊薨，秉乃爲太尉。

柳從辰曰：袁紀書瓊薨與本書瓊傳卒年合。但本書桓紀延熹四年太尉黃瓊

免劉矩代五年太尉劉矩免。楊秉代與此傳抑無不合。若據范書瓊四年已罷太尉，袁紀於七年書太尉黃瓊薨爲故太尉矣。案袁紀與范書不符處儘多，原不礙爲異。惟七年書太尉黃瓊薨不免有誤。據瓊傳瓊罷太尉之後尚曾一爲司空，卽書前官亦不當仍

書太尉矣。

秉劾奏參注應捶殺。官本注捶作極同。

必求事中傷。

沈銛鑿曰：唐書苗晉卿傳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貨，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貨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譏間之術行。

賜字伯獻。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字子猷。柳從辰曰：今袁紀作字子猷。又東觀記作字伯獻，與此傳同。

休徵則五福應注。四曰攸好德。官本注攸作適。案前書五行志：倫道統攸亦作適。知古書通作。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文王之盛。

柳從辰曰：今袁紀公作王。又一家詩義集疏引作周康王。是今本王上仍

脫康字。案關雎之作古今文說各不同。惠棟袁紀作周公晏起，洵一異說。然周南本承文王之化，而繫之周公。此文又傳言夫人不鳴璫而不及后，疑亦有所據。

終濟亢旱之災。集解惠棟曰：濟，止也。案濟，度也。訓止義望。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注：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案此从木之穀，非从禾之穀，各本注皆未正。

極槃遊之荒。注：詩云：槃於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柳從辰曰：槃，于遊田。乃尚書無逸篇文。詩云：當作書云：書曰：當作又曰。案注引書無逸文是也。惟當引作不敢槃于

遊田，如僅引末四字，是西京賦句，非書文矣。至內作色荒二句，乃晉世所出偽古文，則非桓君章句所有也。且使偽古文而可引，則引乃槃遊無度，不反勝無逸篇文乎。當改云：詩云：好樂無荒。孟子：從獸無厭，謂之荒。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注：舉手撫膝。官不撫作拊。柳從辰曰：作拊與列女傳合。新序作肘膝。案爾雅釋訓：拊，拊心也。釋文：拊本亦作撫。知撫拊古通作。列女傳舊亦作撫。

後坐辟黨人免。案靈紀免在六年十二月。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嘉德殿前有青赤氣。柳從辰曰：袁宏紀：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

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案袁紀所載，與續志：蛟合，而與此傳文注迥異。惠氏獨引謝承書者，以殿名既同為嘉德，而青赤兩色，又即注引郭璞爾雅說所謂變出者。於傳文虹蜺，均有證明也。羽翼范書，足稱補注矣。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至給筆硯為對。案邕集所記，已見本書邕傳。虹蜺事，即特旨密問者也。據

本書桓桓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實各爲一事。漢書彼注於青虹之見曾引賜傳云墮嘉德殿前是此傳所傳乃七月壬子事而續志及袁宏紀皆誤合六月丁丑事爲一事則虹與氣無別矣。

或得神目昌注商之興也。構杙次于平山。官本平作丕案平乃丕之譌。

蜺之比無德目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錢大昭曰易稽覽圖云黃之比知善不舉青白之比疑也黑之比不掩惡也白之比弱也霓之比無德目色親也案蜺霓古通作。

不念板蕩之作注下民之辟。官本注民猶作人。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則修身。沈銘彛曰先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今案賜引周

書當爲逸周書文今已無可考見沈氏雲門筆記引風俗通文據御覽九百三十三乃賈誼書語文亦小異並見新序。

中常侍樂松集解錢大昕曰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則松官侍中明矣。案錢大昕氏以樂松本鴻都門學生非宦者歷官亦非宦職不得爲中常侍其論不

爲無見至謂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可證中常侍爲侍中之誤則非也賜前上書謂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則兩人必非同官使樂松果與任芝同官侍中則傳可云以問侍中任芝樂松無再於樂松上覆出侍中之理且侍中祭酒位在諸侍中之上尤不應先任芝而後樂松此以史文言之而知其不然也漢人稱侍中爲常伯稱中常侍亦曰常伯本書襄楷傳謂宦者當給使主市里今乃反在常伯之位則據非其位久矣又朱暉傳朱穆疏云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

假紹當之節。處常伯之任。賜謂樂松處常伯。其辭正與穆疏同。安見常伯必為侍中乎。雖前書谷永傳云。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顏注。常伯侍中也。然蔡質漢儀。謂侍中常伯。必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者。豈於先王之道。君臣之義。尚待學知。則顏說亦未盡確矣。此以他傳證之。又知其不然也。納言。謂尚書也。若如錢氏之說。以賜前上書所稱。為準。則改樂松為侍中。必並改任芝為尚書。否則仍不能盡合。竊謂傳於侍中任芝之下。別出中常侍官名。其官名定不誤。或者人名有誤。非樂松耳。劉陶傳。奉車都尉樂松。亦疑人名有誤。另詳陶傳按補。否則直是松募宦者之得地。援前世參選士人之例。請試為之也。賢如樂巴。猶嘗給事掖庭。況世亂主昏。憚人腐身。薰子以求媚。優為之矣。亦何足怪耶。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曰為小。注猶以為小。不亦宜乎。官本注。猶作人。

下詔封賜臨晉侯。注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今同州府大荔縣治。

於此忌修。至遂因事殺之。集解顧頗恨恨。恨疑疑恨。恨之誤。

司空張濟。注濟張輔曾孫。柳從辰曰。注輔乃輔之譌。各本皆未正。案濟為輔曾孫。已見輔傳。此注措辭略不照顧。又兩出濟名。均有未合。

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卒。案靈璣。薨在十月庚寅。

七在卿校。侯康曰。據本傳。賜再為少府光祿勳。一為太常。一為越騎校尉。凡六在卿校。惟重是尉數之。其數適合。案本傳言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後云遂固辭。是已嘗為之。固辭乃罷。故蔡邕楊公碑。仍數廷尉也。否則當云遂固辭不拜。不僅云遂

固辭
矣。

宮室焚蕩。官本蕩
作燒。

修、字德祖。官本修字
不提行。

遂因事殺之。注續漢書曰。至時年四十五矣。侯康曰。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下夫人書云。小兒遠越。分應至
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據此。則修卒時。似未至四十五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曰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輪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

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為勃海王。奉鴻祀。

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祀北宋本作嗣。惠棟曰。案文當作祀。

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

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癯陶王，食一縣。惺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

而中常侍鄭颯

音立

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

剽，疾也。

王甫司察

〔集解〕先謙曰：司，同通官本作伺。

呂為有

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熲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

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虛獄也。

使尙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

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惺。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呂下，呂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汝寧府信陽州西北。

呂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郎功，封壯武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云：昌，宋義孫也。

父揚。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揚。考證云：室揚，北宋本作揚。

呂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揚恬子榮勞，不願仕官，專以奉親色養。

揚姑，即明德

馬后之外祖母也。

〔集解〕惠棟曰：馬后母，簡夫人，揚姑適簡氏。

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

寵。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小貴人。

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揚爲議郎，褒賜甚

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呂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比陽主，東海王彊女。

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

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呂菟爲厭勝之術，日夜

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集解〕通鑑胡注：續漢志中藏府有承祿署。

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

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

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呂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

左傳：衛石碚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

預焉。大義滅親。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尙有終其是之謂乎。

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呂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

丙舍。〔集解〕通鑑胡注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丁爲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傳讀曰附。乃載送暴室。

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集解〕惠棟曰。袁紀并葬于濯龍中。案延平元年袁

紀慶上書求葬于樊濯中云云。則樊濯在濯龍宮之地也。濯龍在北宮。見續漢志。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

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呂免罪。揚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

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呂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

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

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

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

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

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牣其第又賜中傳目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集解〕先謙曰官名也。官本作宦者也。惠棟云北宋本作宦者名。

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目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目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

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分半也。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目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

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

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

嫌遂不敢言。

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

常泣向左右目爲沒齒之恨。

沒終齒年也。

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

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目日食陰盛

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

〔集解〕惠棟曰夏四月甲子也。

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

我出入腹我。我，願我復我。我，願我復我。我，願我復我。 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莪者，莪，匪我伊蒿，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

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竟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集解〕惠棟曰：北音讀宿爲須，故宿留一作須留。然宿留之宿，前輩皆讀爲秀。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

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詔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

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召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召發

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集解〕沈欽韓曰：案志當是特置內史，王國自有中尉，不獨清河。然前書既云：中尉如郡都尉職，東京省都尉而不省中尉，則

未曉。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召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

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手中，事見孫卿子也。〔集解〕劉敞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書曰：垂拱仰成。 尙

既召薄祜。〔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邕以薄祜二親早喪，錢大昭曰：尙字係上注文，誤作大字，先謙曰：官本無尙字，上注作尙書曰：是。 屬遭大變。屬，近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

藩輔，新去京師，憂心勞勞，夙夜屏營，未知所立。勞勞，孤特也。屏營，彷徨也。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

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曰。殤帝繼

抱。遼慮不虞。

強以繒帛爲之。卽今之小兒繒也。繒音必。尙反。

留慶長子祐。

〔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祐。

與嫡母耿姬。

〔集解〕惠棟曰。耿寶女。

居清河邸。至

秋。帝崩。立祐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姊字大娥。隗爲人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

〔集解〕惠棟曰。王倍載入文字志。

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

姊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

埤音婢。〔集解〕惠棟曰。埤與卑古字通。見李翕碑。師

古曰。埤。謂下地也。

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郡國記曰。隋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二十里。故歷城是也。

朝廷大恩。猶當應

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

濯。雖沒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

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

〔集解〕惠棟曰：時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故云副也。沈欽韓曰：續志大長秋屬有中宮謁者，令中宮謁者，此中謁者

乃省文。

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旂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

王合葬廣丘。

〔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請葬宋貴人家旁不遠也。水經河水注：甘陵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濱北，邱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一統志：甘陵在廣平府清河縣東南三十里，俗名英陵。

子愍王虎

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

〔集解〕惠棟曰：時分置廣川王國也。沈欽韓曰：一統

志在冀州棗強縣東三十里。

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

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

龍即千乘王伉之子。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濟懿，載育明

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展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

序

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左傳：李榘子曰：舊章不可忘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校本，太改大是。

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

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齎綬清河，追

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安

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厓。改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呂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

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細陽侯岑熙彭元孫也。別得為舞陰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高密侯鄧褒。禹元孫也。久長為濮

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好時侯耿良。奔曾孫也。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集解〕惠棟曰。適虎賁中郎將來定。欽兒孫也。餘七子並早卒。〔集解〕先謙曰。官本子作主。故不及

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云。永寧元年。遣大鴻臚持節至墓所。追封當陽侯。

揚四子皆為列侯。〔集解〕惠棟曰。衍先封盛鄉侯。案東觀記宋揚傳。建光元年。封俊為長垣侯。餘無攷。沈欽韓曰。宋俊亦見水經注七。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

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

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集解〕

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子赫嗣。沖帝崩。徵赫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集解〕王補曰。袁紀。梁冀欲立幼主而專其權。

與太后定策禁中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

〔集解〕王補曰：袁紀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

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

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

〔集解〕蘇輿曰：義當作議。

而曹騰說梁冀不

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

統天下，欲共立蒜。

〔集解〕洪頤煊曰：李固傳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甘陵魏郡皆與清河相近，此作南郡，誤。朱穆傳作嚴鮪。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

王宮司馬門。

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爲天子，嵩爲公，嵩不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

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

〔集解〕惠棟曰：天文志徙爲隄，爲都鄉侯，冀國絕。

自殺，立三年國絕。

〔集解〕王補曰：東都之亡，自桓帝始。桓帝之立，由梁冀貪立幼

主，故清河王蒜名德著聞，再議嗣立，而輒爲冀所扼，卒以誣劾，貶爵自殺。漢於是不得振矣。

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

〔集解〕惠棟曰：建和二年改。

梁太后立安平

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

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集解〕惠棟曰：經縣屬安平。

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

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

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日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

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

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

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贖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贖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

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

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

釐音僖也。《集解》惠棟曰：戰鄉疑作闡鄉。錢大昕曰：和帝紀封故濟北王壽子安爲濟北王，無國字。

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

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自幼年守藩，

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

《集解》周壽昌曰：枇沐，卽櫛沐也。廣韻：枇音俾，細櫛，釋名：枇，其細相比也。

體生瘡

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日。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惻

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給事黃門侍郎劉

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云云。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集解〕沈欽韓曰。續志。河間國治樂成縣。此云分樂成者。以光武曾省河間入信都。永平中。信都又改名樂成。此言分樂成。王國仍

爲河間國也。一統志誤讀。遂謂樂成。河間二國。並在樂成縣。不知樂城國自治信都。今冀州也。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集解〕惠棟曰。案文奉上有開字。續漢書云。開忠貞敬恭。聰敏畏慎。上以

開小弟。特親友愛。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昭帝子。

也。〔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是年與平原王同封者。乃濟北王壽之子樂成王莒也。其明年爲建光元年。鄧太后崩。樂成王莒亦以罪廢。又明年爲延光元年。始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爲王。得與德本一人也。此傳蓋有脫文。不可考矣。開立四

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

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爲禮。時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景爲河間相，恆食乾糲，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問王所在，虎賁曰：

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集解》劉敞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先謙曰：案劉意當作王不王服。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

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

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

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

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爲崇德侯。蠡吾侯翼，元

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曰爲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

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隲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集解》官本考證曰：王字疑當作王，鄧太

后紀有宮人趙玉，惠棟曰：蔣果云中大夫疑作中大人。謀圖不軌，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

七年貶封也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集解〕王補曰史法罪梁冀也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

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陵在河間府獻縣治西南縣志土人呼為樂陵臺蠡吾先侯曰孝崇皇〔集解〕惠棟曰沈約云謚法所不載

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廟曰烈廟陵曰博陵〔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又置郡漢末罷還安平沈欽韓曰一統志陵在保定府蠡縣

東二里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曰太宰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留博陵

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集解〕惠棟曰隴廩侯耿援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當是翼之女無攷曰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

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曰河間孝王

子封淑卒子長嗣〔集解〕劉放曰案紀長作長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

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愼

園貴人陵曰慎陵。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二王陵在獻縣東南。即敦陵慎陵也。魏書地形志樂成有二王陵。

廟曰兔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

策書爾綬。祠曰太宰。常曰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

南王。

〔集解〕錢大昕曰。案光武子有濟南安王康。此濟南王亦名康。先後同國同名。亦可疑也。御覽引續漢書。此濟南王名庚。

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

賊所害。子開嗣。

〔集解〕惠棟曰。開為孝王六世孫。不應與始封之祖同諱。有誤。

立十三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曰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

〔集解〕沈欽韓曰。據此文。城陽乃濟陰郡之成陽縣。在今曹州府濮州東南者是也。非省入琅邪之城陽國。城陽國今莒州。此城陽當為成。先謙曰。沈說是。城成二

志通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廣宗在廣平府威縣東。

曰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

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

〔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

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於王府。

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

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

〔集解〕洪亮吉曰。案是以同祖兄弟相爲後。非也。

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

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

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

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李軌曰。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五校補

千乘貞王伉傳改鴻封勃海王

案文鴻封當作封鴻

乃貶爲瘞陶王

官本瘞作廕案此字本以作廕从广爲正而舊刻沿譌已久不能悉挽其失也

清河孝王慶傳貴人宋昌八世孫

柳從辰曰東觀記敬隱后宋貴人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

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心內惡之

柳從辰曰東觀記竇皇后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久計陰設方略譏毀貴人

皆承風旨

官本風作諷

垂拱受成注垂拱仰成

成字原本漫漶略似恃字據尙書注疏本正官本注不誤

與王合葬廣邱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請葬宋貴人家旁不遂也

柳從辰曰袁宏紀慶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塚旁不聽案以子耐母於禮無徵天子之妃尤

不得以諸侯祔貴人又姊妹同家其能無嫌乎是慶之請本不可聽非和熹寡恩也慶徒痛母之未得有祠堂思合食已祠然貴人未得為清河太后亦無由食於慶祠厥後敬隱追尊典禮既備置園立廟亦足慰慶孝思於無窮矣

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

案文清河上少一之字

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

案安帝女弟自即孝王子女為鄉公主者及是進爵為長公主也七子合上涅陽舞陰濮陽平氏四主仍為十一人也惟班始尚孝王女陰城公主為順帝之姑永建五年始殺之見班超傳

及順紀紀注引東觀記陰城公主名賢得此自當在十一主之內既非早卒而傳不數誤也

濟北惠王壽傳特贖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謂仍用申與舊制不減也

河間孝王開傳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集解沈欽韓曰

至此言分樂成王國仍為河間國也案前志河間國本治

樂成故與弓高均自樂成國分出藉復河間國名也惟章帝崩樂成王黨始就國和帝立甫二年黨尊親罪狀未彰不容無故奪其二縣以封弟蓋寶以鉅鹿之東光鄆易之否則黨初封及益封地皆不及鉅鹿何以罪發削地乃有東光鄆乎河間國當本為十二城分自樂成國者二分自勃海者四分自涿郡者六也蓋善故本屬涿自開分出以封子震是以續志河間國僅載十一城耳

上案其罪注上秦上反音市上反

市上上字譌官本注作文是

譖鄧騫兄弟及翼。翼原譖儀。錢大昭曰：當作翼，已據改。官本不誤。

貶爲都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貶封也。

據安紀：永初七年，平原王勝始薨。嗣七年，至永寧元年，翼始嗣爲平原王。明年爲建光元年，太后崩，鄧騫

鄧遵並以譖自殺，翼乃貶封都鄉侯。水經注之譌，所當急正者也。

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

錢大昭曰：碩，蠡吾侯翼之子也。翼以孝王子出後平原王勝。建光元年，貶都鄉侯，遣還河間。勝傳云：安帝廢翼，國除，不言有王碩嗣封。是平原國已改爲郡矣。嗣後翼復受蠡吾侯封，由

孝王分國與之，故桓之封碩，紀云：奉孝崇皇祀。傳云：奉翼後，卽追尊本生，亦止及翼與孝王，不及懷王勝。可見碩以帝兄特封，非繼絕也。熊方以碩爲紹封懷王，非是。案碩雖特封，而仍以平原爲國實嗣父翼也。翼以平原貶封都鄉，碩仍以都鄉復封平原，復碩封卽復翼封也。但與懷王勝則無與矣。帝兄當依紀作帝弟，已詳桓紀。按補蓋翼本兼兩封，其卒也。桓帝嗣封蠡吾碩，嗣封都鄉耳。紀文略未言都鄉，故於傳互見之。

平原懷王勝傳：國除。

沈欽韓曰：桓帝更封都鄉侯碩爲平原王，奉翼後，不可言國除。惟懷王自絕。案杜喬傳：楊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事在徐璜等謀誅梁冀後。平原有相，則國未除明矣。且

碩國至建安十一年始除，而續志終列平原爲郡，亦志地之疏也。

有吳國者必其子孫，注：其在今嗣君乎。

乎原作子，據左傳改。官本注不誤。

杜預注曰：

官本注，曰作云。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皓。〔集解〕惠棟曰：對志作浩。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

〔集解〕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

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又對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馮，來救之於歛也。惠棟曰：譜讖之學，消於六朝，經信無稽，博託之說，於是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懋云：余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全，全生千秋，千秋生鬻，鬻生睦，睦生皓，自不疑以數至皓，恰九世。吳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自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棟案如王懋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爲六世耳。睦爲蜀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無足異者。何氏之駁，未爲得也。文士傳云：世系曰：睦，不還公。高帝時，

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集解〕惠棟曰：益都書舊傳：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陵譚嬰、漢中李郁、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初，永元中，歸仕州郡。〔集解〕劉攽曰：

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曰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

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

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

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也。太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愷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

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集解〕王鳴盛曰。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

此乃以為順帝。又被言河間。此云清河。被言騰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滅騰死罪一等。亦不合。錢大昕曰。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關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延光二年事也。皓為司空。在順帝永建元年。冬。又有趙

騰。以言事。帝因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相距僅三載。姓名又相同。疑一事而傳聞異詞也。王補曰。錢說是也。說見楊震傳。

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

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也帝乃悟

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空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騰等坐誹訕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王補曰范氏好據風俗通與華陽國志惠氏所引

即皓傳孤證不知其為傳聞之說也四年曰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集解周壽昌曰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周

舉傳長樂少府朱伧年過八十黃瓊以太尉卒官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為安樂相卒年八十一如皓以八十歲罷八十二而復起尤少見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集解先謙曰官本辟在為上考證云別本作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周壽昌云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為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可從又案王允傳二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或官本是據此改正也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

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

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曰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君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

損左右。君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

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集解〕惠棟曰。八俊。續漢書作八彦。

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集解〕蘇輿曰。案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埋輪。持不動也。馬融傳。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傳亦謂駐

車輪於此。不肯之部。非真埋之於地也。〔陳虞寄與陳寶應書。長驅深入。擊馬埋輪。〕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君芻蕘之資。

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

恣無底。多樹諂諛。君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

鷓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御進也。

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

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

年，朝廷不能討。

〔集解〕通鑑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

冀乃諷尚書，召綱為廣陵太守。

〔集解〕惠棟曰：

華陽國志：綱出宮垣，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戶祿素餐，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咸穢濁亂，檄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營相寇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懼，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

因欲召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

〔集解〕惠棟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既到，乃將吏卒

十餘人，徑造嬰壘，召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

〔集解〕王補曰：通鑑：嬰大驚，邊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

請與相見，其事與韓愈曹成王碑討良相類。

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集解〕先謙曰：蓋即嬰營外別為會，所以延之。

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

二千石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

欲召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召爵祿相榮，不願召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

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

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集解〕惠棟曰：案此則嗣當作祀。

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

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

臾間耳。

〔集解〕通鑑胡注：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克反。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

不免孥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謂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隴畝，則抱

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

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集解〕先謙曰：據順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後云是歲嬰詣綱

降，未詳何月也。綱單車到郡，自當在嬰寇郡之後。通鑑依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恐非。

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

居宅，相田疇。

相，視也。田，並畔曰疇。〔集解〕惠棟曰：續漢書：綱悉解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辭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穰名干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三十

里，從岱石湖入四里，至溝中心，與海陸分界，綱為廣陵太守，勸課農桑於東陸村，東開此溝，引湖水灌田，以此立名。

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

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

〔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年四十六。

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

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槨，為負土成墳。

〔集解〕沈欽韓曰：方輿勝覽，綱墓在眉州犍為縣嶧嶽山東。

詔曰：故廣陵太

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

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

〔集解〕先謙曰：帝紀，永嘉元年，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則嬰終非善良，而後人撫輯之者，亦未盡得宜也。

拜綱子

續為郎中。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綱子植郎中，植弟續尚書，續弟方，字公始，豫州牧，子孫數至大官。

賜錢百萬。

王襲，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

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襲為司隸，京邑肅然，有高名于天下。

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

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襲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襲怒，使除其

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曰賢見引。不宜退。曰非禮。襲改

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

操。而致名當時。

〔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汝南先賢傳。閔。慎陽人。友黃叔度于童齒。薦陳仲舉于家巷。辟太尉掾卒。世說。言邊讓見袁奉高云。明府初臨。堯德未彰。劉孝標辨其未嘗爲太守也。惠棟曰。閔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

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

即請蕃爲功曹。先謙曰。閔又見黃憲傳。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劉琨勸進表注。所稱王襲幹事。遂陟鼎

也。司曰。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襲深疾

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襲以中常侍張昉等弄國權。欲奏誅之。時襲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

請加放斥。諸黃門

恐懼。各使賓客誣奏襲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力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自實。自首其罪也。

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

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

求苟得。不爲苟行。

前書曰。楊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爲苟得。

但曰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

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議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去

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去作決是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曰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

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武作成王會汾云成帝監本作武帝按薛宣翟方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惠棟曰引分如薄昭殺使者文帝欲令引分是也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曰

加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

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有力也

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尙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尙復官也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擣無違宜加表救濟

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曰老病乞骸

骨卒于家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初山陽太守薛勳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

〔集解〕先謙曰官本外作升是

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

實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勳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

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曰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集解》：惠棟曰：孟子趙岐注：折枝，案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

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瀆于長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瀆于長，以太后姊子，為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與長交，稱

薦之。然則立德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

也。史記：侯蘇，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

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

《集解》：惠棟曰：司諫校尉晉峻碑作暢。

少曰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

四遷尙書令出爲齊相。

齊王喜之相。集解。惠棟曰。案黃琬傳。暢嘗爲御史中丞也。

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日嚴明爲稱。坐事

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尙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爲尙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

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

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

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噲音僖。

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

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

同。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離柱而炮。注云。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卽炮烙之事。作烙者。誤。索隱殷本紀引鄒誕生云。爲銅烙。炊炭其下。烙明格之詛。

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

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

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憫其

意爲除肉刑。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化大行〔集解〕先謙曰官本教作其 仁賢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

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迂遠也 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曰聞遠曰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

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莊子曰飾智曰驚愚修身以明 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

曜。汚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 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 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 士女沾教化黔首

仰風流自中興呂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曰爲懇懇用刑。〔集解〕惠棟曰廣雅云懇懇誠也曹憲音苦良切 不如行恩孳孳求

姦。〔集解〕通鑑胡注孳孳猶汲汲也 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 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曷爲取辱遂俱讓而還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化作行。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敵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曰奢靡相尙湯常

布衣皮褥，車馬贏敗，曰矯其敝。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數魚肉。又云：羊皮庇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儉，上儉不逼，下

禮記曰：君子上不儉，上下不逼，下也。

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

〔集解〕惠棟曰：未見所出。王補曰：意漢時有此常語，故毛欽亦以此語李篤也。見張儉傳。

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

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

死，是末操也。

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

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

祿，又奪園夫

女子利乎？

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

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人也。〔集解〕先謙曰：官

本人作戶，是

夫曰約失之鮮矣。

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儉則無失。

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之辭。〔集解〕錢大昕曰：此語見孟子。今本貪作頑，貪與廉

相反，當從貪為是。

〔丁鴻傳論亦同〕

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

〔集解〕惠棟曰：暢為司空，嘗舉九江太守，魯峻見司隸校尉魯峻碑也。

數月，曰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暢名在八俊，以水災免。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

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謀死，而暢遂終廢於家。沈欽韓曰：袁紀云：暢與李膺等下獄誅，讓

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曰文才，知

名。

榮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榮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碁，榮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聞下有榮字是。

種嵩字景伯。

〔集解〕通鑑胡注：嵩，工老反。

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悉召賑卹宗

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譙名知人，

有知人之名也。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四十三輔決錄云：譙字子嗣，博學有才辨。洛陽種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武原疑原武之訛〕郭鎮傳：長雄亦河南人。譙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為公。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譙之知人也。

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

〔集解〕沈欽韓曰：書鈔陳羣同歲論云：初選孝廉，鄉舉里選，郡各一人，後積增益，乃至六人。案此去和帝時，歲三十年而丁鴻、劉方所定之制，已自不行，蓋私門競開，倖進多方，其選不精，則仕途

可知矣。

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集解〕惠棟曰：袁紀：歆謂譙曰：欲召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

下以託子孫。

明日，譙送客於大陽郭。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譙東出送客，駐車大陽郭裏。

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

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邪。譙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

辯詰職事，高辭對有序，欲盡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

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覆遏。〔集解〕通鑑胡注：寢者已却其奏，覆而不

行過者其奏未達，遏而不上。

高自呂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

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高

監太子於承光宮。〔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監護太子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從中從宮

中出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一作高臺。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高乃手劍。〔集解〕通鑑胡注：手守又反。當車曰：太子國

之儲副。〔集解〕惠棟曰：前書疏廣云：太子國諸副。宋均元命包注云：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已知非姦邪？〔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梵受勅迎太子

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高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貳常侍來，無尺一詔書，安知非挾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

命奏之。〔集解〕劉效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集解〕通鑑胡注：愧已之不然也。帝亦嘉其持重，稱

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

德。其白狼、槃木、唐菽、邛、僰諸國。菽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集解〕惠棟曰：西南夷傳作輔。東觀記有傳，仍作輔也。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

種向化。時永昌太守〔集解〕惠棟曰：杜喬傳云：永昌太守劉君世。冶鑄黃金爲文蛇，曰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

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集解〕惠棟曰：北宋本作數百人。嵩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集解〕通鑑胡注：逮嵩承傳詣京師也。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

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集解〕通鑑胡注：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賊，以致死傷也。比盜

賊羣起，處處未絕。嵩承曰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僞

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曰嵩爲梁州刺史。〔集解〕陳景雲曰：梁當作涼。漢無梁州，至晉始置耳。甚得

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

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尙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爲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實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

畫舉烽，夜燔燧。見光武紀。

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

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

〔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相字。案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

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仍從宋本。周壽昌曰：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漢相，故爲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王補曰：周說是。

在位三年，年六

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

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

〔集解〕惠棟曰：北宋本四字作政化明則。

萬姓寧。

伏見故處士种岱、涑和、達理，就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殞殞。

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

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

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

周

禮盛德有銘誄之文。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也。

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

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

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集解〕惠棟曰：案劉翊傳，拂嘗為潁川太守。

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

明年，曰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

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刀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

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呂兵脅劭，劭怒，稱詔

大呼叱之，軍士皆披。

披音芳 靡反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

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

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載劭

語曰：我父盡忠於朝，爲時所妒，父以身殉，爲賊所害，吾爲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覲明主。三輔聞之，爲之感動。

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

〔集解〕錢大昕曰：董

卓傳：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

共攻李傕、郭汜，呂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

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集解〕惠棟曰：紀注及董卓傳注皆云去長安五十里。

軍敗。

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

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周存六代，媿滿繼虞，建國於陳，逮完徂齊，實爲陳氏，公缺父自營州來宅海淮，世就典籍，兼通勤誨，振裘褐。

即徵聘。答宰司。荷顯買者繼世而傳焉。

父麀。廣漢太守。

麀音尾。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

繁陽。魏郡縣也。〔集解〕惠棟曰。

陳球後碑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領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

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

撻。擊也。

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

〔集解〕惠棟曰。太尉

陳球碑云。遷繁陽令。喪母去官。服除。辟司徒府。後碑云。遭繼母憂。

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

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

〔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零陵郡古治。在今全州清湖縣南七十八里。故城存焉。

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

而州兵朱蓋等

〔集解〕惠棟曰。碑云。叛兵朱蓋等。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六十三。四百四十七。類聚六十。引張璠漢記。作朱益。

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

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

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集解〕惠

棟曰。球。漢人。不應斥高祖諱。張璠漢記。邦作郡。

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

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距十餘日。不

能下會中郎將度尙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

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目上。〔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球躬親作事。爲士卒先。百丁畢力。遷南陽太守。目糾舉豪右。爲

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集解〕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惠棟曰。球後碑云。爲南陽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授廷尉。汪文臺曰。書鈔五十

五謝承書云。橋元表球明法律。徵拜廷尉正。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

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

宦者積怨

竇氏遂召衣車載后尸。

〔集解〕惠棟曰。衣車前戶。所目載衣服之車也。

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殮。帝曰。

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召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

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目馮貴人配祔。

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

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集解〕通鑑胡注。本草云。椒大熱毒。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教大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惠棟曰。魏氏春秋載鍾繇引鴆弗獲。餐椒致

也。噤。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

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曰：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曰：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

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

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盜賊

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鬪爭相殺。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

球曰：陳寶旣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曰：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

〔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紀河南

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孝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暴，尙納忠直之語，不失母子之恩。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親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宜從范書。

曹節、王甫復爭，曰：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曰李夫人

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

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

廢棄，不可曰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

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

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集解〕惠棟曰：蔡邕

元卓，汝南西平人。案靈紀及〔集解〕惠棟曰：李公碑云：咸歷官衛汝南人，累經州郡。國公相高密令徐州刺史漁陽太守。呂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

憚之。六年，遷球司空。〔集解〕惠棟曰：陳球碑云：乃遷衛尉，遂呂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

遷太尉，數月，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集解〕通鑑

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

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集解〕通鑑

球復曰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

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曰

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尙書劉納曰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

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 郃

許諾亦結謀陽球小妻鄭璜之女〔集解〕先謙曰官本鄭作程是 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

於璜且脅之璜懼迫曰球謀告節節因其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

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

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集解〕惠棟曰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

陵太守並知名謝承書曰瑀少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命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子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

〔集解〕惠棟曰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

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

張皓為廷尉，故曰卿。

龔糾便佞，曰直為眚。

眚，過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敘云：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二子過正，埋車堙井。

張綱埋輪，王暢埋井。

孟子曰：矯枉過正。

種公自微，臨官曰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六校補

張皓傳、韃爲武陽人。地詳光武紀下。

六世祖良集解何焯曰。至世系曰陸字選公。案何氏以蜀志不言張翼系出留侯爲疑。此不足疑也。皓之官位名德炳於後漢。既著皓爲翼之高祖。自無庸遠溯留侯。與諸葛鄧來固異矣。六世

九世字形易譌。世字亦後人同改。自不能保其不誤。范書著良爲皓遠祖。必非無本。況又有世系可證乎。且文苑傳載張超河間鄭人。亦留侯良之後。尤不容以非陽陵致疑也。良之有後明矣。而洪容齋乃有張良無後之說。故沈銘彝氏謂其說爲非。

其年卒官年八十三集解周壽昌曰。至黃瓊以太尉卒官七十九。柳從辰曰。周謂黃瓊以太尉卒官。殆亦用袁宏紀之說。據本書瓊傳及桓紀。則瓊以延熹

四年免太尉。復爲司空。數月免。七年卒。非卒於太尉也。惟胡廣以太傅卒官年八十二。周遺未數。當以易之。

寇亂揚徐間。官本揚諛楊。

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案晨當作辰。各本均未正。

親爲卜居宅。相田疇。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張綱溝在廣陵縣東三十里。案御覽七十五引楊子圖經。言張綱溝在六合縣東三十里。考六合乃漢

堂邑縣地。與此微異。

張嬰等五百餘人。

柳從辰曰：袁紀作三百餘人。

王龔傳：山陽高平人也。

地詳隗囂傳。

各使賓客誣奏龔罪。

柳從辰曰：袁紀作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

先去炮烙之刑。集解：沈欽韓曰：江鄰幾雜志引陳叔和云：呂覽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為格。雖柱而炮。

柳從辰曰：據呂覽，炮作桔。注云：施桔擗於端，舉而上下之。案叔和引呂覽，證烙當作格。並引注：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謂即炮格之事。是其取證止在為格二字。雖柱而桔，乃相因及之。轉寫者誤桔為炮耳。說文有炮無烙，則烙斷非本字。晉書音義：烙一作格，是烙

亦可讀格矣。

日月之明。注：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

官本注以作而。

种島傳始為縣門下史。

柳從辰曰：袁宏紀始上有年四十四句。史作史。

爲君得孝廉矣。

官本君作尹是。

迺洛陽吏邪。

官本迺作近誤。

時太傅杜喬等集解通鑑胡注一作高襄。

案杜喬傳漢安元年。尙察兗州。還拜太子太傅。順紀漢安三年立皇子炳爲太子。改元建康。則此傳作太傅杜喬不誤也。

人命所係。

柳從辰曰。袁宏紀人作巨。則人當是大之譌。案巨人皆本民字。儲君副主民所係命也。

與汜戰於長平觀下。注在長安西十五里。

官本注末有也字。

陳球傳下邳淮浦人也。

今淮安府安東縣西。

獨繁陽有異政。

柳從辰曰。東觀記。球爲繁陽令。清高不動。

分國虎符。注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

官本注守作子誤。

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引張璠漢記。內上有郡字。吏人作吏民。案內當讀入聲。猶斂也。謂斂己之吏人老弱共城守也。若悉郡內吏人老弱城守而已之老弱不與。惡得爲賢乎。

各瞻望中官。

官本官
作宮。

珪子登。注。陳元龍淮海之士。

柳從辰曰。淮海。魏志。淮作湖。御覽七百六引同。然登淮浦人。則作淮爲長。

二子過正。注。孟子曰。矯枉過正。

案今孟子無此文。詳王符仲長統傳論技補。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年

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

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離被也。

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

〔集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安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

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根性方實，好統直。

統，急也。

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曰：

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集解〕何焯曰：案此皆採潁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鸞等以罪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攷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

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元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據輒進諫哉。

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呂縑囊於殿上，撲

殺之。執法者曰：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

目中生蛆。

〔集解〕通鑑胡注：蛆，子余反。凡蠅所集，其遺子之處，生為蛆。惠棟曰：說文云：蛆，蠅乳肉中也。

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

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

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纓布傳，賣庸于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使也。鵬冠子云：伊尹酒保。周壽昌曰：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微異。案國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語，是撲刑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尚書近臣，主乃捶撲牽曳於前，則光武時已有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鬪，皆非古典。順帝陽嘉年間，從雄言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根尚在安帝時，且為郎中，非九卿先謙曰：官本。院作縣是。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

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

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

〔集解〕通鑑胡注：天下之士以根直諫同義之也。

知故不少，何至自苦

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

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

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於

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類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

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好道。順帝世，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

〔集解〕惠棟曰：周禮云：宮者使守門。鄭玄云：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
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

〔集解〕官本考證曰：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惠棟曰：自下，今本作白上，屬下讀。今從北宋本。
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

喪紀之禮，興立學校。日獎進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學校倒引。劉放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

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

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士多山川鬼怪小人

常破貨產曰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

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遷沛相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嚶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天失火食時有

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復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

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

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載太后詔曰巴小子弄口鳴舌云云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

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帝作陵制度者廣多壞吏民冢巴諫爭太后怒發卯詔書收巴

下獄欲殺之九月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為庶人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曰其

黨復讒永昌太守。曰功自效。

〔集解〕先謙曰：官本效作劾。引劉放曰：案功不可以自効。當是無功自効。少一無字。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

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

〔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也。

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

〔集解〕官本考證曰：

宋本作居間。何焯校本疑是倨簡。

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尙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

愷。曰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

陳事曰。

〔集解〕王補曰：通鑑繫此於永興二年。袁紀繫此於永壽元年。

臣聞人非天地。無曰爲生。天地非人。無曰爲靈。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集解〕惠

棟曰：注引書。乃梅氏後出太誓也。梅以陶習古文。故附會其說。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

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

中謂當天之中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靈帝而稱中天。非也。愚謂中天猶日之中

天。言歷數方永耳。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尙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

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瘠瘠。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瘠音管。〔集解〕通鑑胡注：陶用檀車事。言桀紂貴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為戒也。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

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

〔集解〕通鑑胡注：震食謂地震日食也。

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

取天下。

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制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

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

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異，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

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

守長吏。

〔集解〕劉敞曰：案文，令當作今。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蠹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

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謂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集解〕惠棟曰：豐室即豐屋也。說文作靈，謂富厚之家。

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野。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

進諫詔之人殺
直諫之士也。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援趙高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閭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

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照然。禍

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日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

耳而雉武丁懼而

周宣用申甫。日濟夷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琕也。

竊見

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

〔集解〕通鑑胡注。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王和曰。陶又詣關上書。訟朱穆。見本書朱穆傳。

皆履正清

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

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

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時有上書言人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

承天制物與人行止。〔集解〕惠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與民同意也。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

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集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鈸，後師乃怡，前歌後舞。魏大鑿碑云：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懷之德，拊譟與鈸譟同。漢人讀爲鳧噪，言如鳧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譟呼，是也。杜詩傳及此，又作鳧藻，釋云：如鳧之戲于藻，非尙譟之義也。周壽昌曰：武旅，卽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

有虎賁氏，旅賁氏。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日養食之

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養食者尙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養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

家之計乎。蓋曰爲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集解〕劉攽曰：案文，民當作賁。是日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

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

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

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

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言保蕭牆之內也。

〔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蕭之言蕭也。蕭猶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言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言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

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

〔集解〕通鑑胡注：揚子云：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言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

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鏹薄之禁，後治鑄之議。

鏹，刻也。音口結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口作日。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

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集解〕劉放曰：注文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

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饑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

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

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

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

羣小競起進。〔集解〕先謙曰。起字當衍。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集解〕惠棟曰。烏當作烏。周禮射鳥氏以弓矢毆烏。鸞鄭元云。烏鸞喜鈔盜。故云烏鈔鈔。初教反。又初交反。

吞飢及骨。〔集解〕先謙曰。官本飢作肌是。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蕪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集解〕通鑑胡注。卒讀

曰。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潰從中發潰爛也。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集解〕通鑑胡注。言雖錢大方尺。不能救天下之亂也。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

焉。結。掛也。音胡賈反。

詩人所曰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闖。不達大義。緣廣及

之時。對過所問。知必曰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集解〕王補曰。袁紀二十一。晉書食貨志。通典八。皆引此議。詳略互異。

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

除順陽長。

〔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九。謝承書作惟陽長。類聚五十。御覽二百六十七。續漢書作滇陽長。

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曰死易

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過國。夏諸侯。後因為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栩。

皆來

應募。陶責其先過。要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曰病

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及古文。

〔集解〕惠棟曰。張懷瓘云。陶以杜北山本為正。案杜北山本。即漆書古文也。賈逵。鄭元。皆傳其學。

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集解〕惠棟曰。三百。北宋本作七百。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正也。

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

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曰。天下耳目為

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

〔集解〕惠棟曰楊賜傳賜爲司

徒時陶爲掾建此議也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

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

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尙書

令呂所舉將爲尙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呂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徒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

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

陶既清貧

〔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云陶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而恥呂錢買職稱疾不聽

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

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

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

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

〔集解〕通鑑胡注。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惠棟

曰。案豕性駭突。難制。以喻寇盜也。前書食貨志云。王莽大募天下囚徒入奴。名豬突豨。勇服虔云。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

時淳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

嵩討之。不克也。

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

〔集解〕

惠棟曰。漢時上言變事。及警事告急者。皆乘傳詣雒陽。見漢律廢篇。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是也。

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

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曰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

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

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言不自裁者。曰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

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曰。威恩自此曰

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

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時，而

百三仁爲輩。

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遂閉氣而死。

〔集解〕惠棟曰：釋名云：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袁宏紀云：不食而死。

天下莫不痛之陶。

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集解〕惠棟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於孟子也。

及上書言當

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

〔集解〕錢大昕曰：蔚宗作史重風節而輕爵位，意在矯班

氏之失，故三公不得立傳。若耽之忠正無過，觸宦者而誣死，乃大臣之賢者，何以亦從附見之例。

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百謠言舉刺史二千

石

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爲民蠹害者下。

爲民蠹害者。

〔集解〕王補曰：舉謠言本於凡數見。范滂、蔡邕及此傳是也，而陳耽極言其弊卒被誣死獄中。

時太尉許馡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

〔集解〕先謙曰：官本賄作賂。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

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

〔集解〕通鑑考異：案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云：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

祖因此上書切諫，不
言與軌同上言也。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馭濟，由是諸坐謠言徵。

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集解〕王補曰：靈帝紀三月，司徒陳耽免。中平二年十月，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

侍單超等五人，皆曰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

〔集解〕洪頤煊曰：桓帝鄧皇后紀，后少冒姓梁氏，及梁冀

誅，立后為皇后，改姓為薄，薄即亳也。四年，有司奏后本鄧香之女，於是復為鄧氏。此在延熹三年，故稱亳也。五行志：延熹四年五月，尚稱亳后，其復姓當在五月以後。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立皇后鄧氏。史臣追書之。數月間，后家封

者四人，賞賜巨萬。

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業為濟陽侯。〔集解〕惠棟曰：濟譏當作清。

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

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

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集解〕周壽昌曰：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

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尚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難成備，氏是古通段字。

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

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

德亦尚黃故忌也〔集解〕惠棟曰春秋緯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

舉厯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

下今召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召

〔集解〕通鑑胡注謂單超等五侯也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

列將得無解體

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集解〕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也

案文言當在諦字上先謙曰官本無色字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

是帝

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

〔集解〕惠棟曰都護當作都候左右都候主銀戟士徵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召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

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比干以死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引請。

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

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

〔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市長秩。

四百石。屬大司農。沐。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郎官上官資。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楚莊王少子爲上官大夫。以上官爲氏。

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曰。爲大不

敬。詔切責蕃。乘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

〔集解〕惠棟曰。袁紀。廷尉奏雲不遜。欲護抗直之名。衆遠爲邀訴。皆大逆

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也。

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

〔集解〕通鑑胡注。霸詭奏若爲雲等言。而獄詞則致之死。故下云使小黃

門可其奏也。王補曰。是時救雲者。蕃乘免歸。茂資貶秩。帝之恚怒爲何如邪。廷尉既當以大逆不道。請論如律。而管霸持入覆奏。詭言若此。實欲以冷語激帝。趣之誣殺耳。自古小人陷害君子。每假手於人君而已。不欲居其名。類如此。機穽相襲。私爲祕計。世主不悟。輒墮術中。此足爲世永戒者也。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集解〕惠棟曰。百官志云。僊光祿勳有二曹秩。

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尙書奏。平省之。世祖嘗使小黃門受事。案袁宏紀。乃小黃門吳伉也。

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賈瑤。

使行部過祠雲墓。

刻石表之。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石柱尙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若

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言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

絞訐靡上言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沽賣之也集解蘇輿曰論若貶雲然以一令而爲立專傳則范氏之激揚風節意可見矣劉陶以一太學生上書詳載其詞亦此意雲議自正至以黃精代見請黜陳瑋虞

田許氏諸姓是則陰陽之蔽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集解先謙曰官本者在邦下引劉攽

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夫未

信而諫則曰爲謗己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曰父祥爲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

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集解惠棟曰廣陵列士傳云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爲長鬢方正及到京師上書

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旨豐沛枝胤被蒙復除集解惠棟曰前書王子侯表云詔復家師古曰復家獨賦役也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皆舍先鄭曰舍者謂有

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

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乘

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

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庸用也。回邪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楚猶痛也。周壽昌曰：案即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靖譴庸回。可證注即本杜注。

誠願陛下且

呂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集解》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盾嗣。繼體傳爵。或乞

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集解》惠棟曰：

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知章懷何據以爲公羊傳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集解》惠棟曰：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費士機云：九房。似即九宮。易乾鑿度有太乙下行九宮之說。而無

河圖之名。據此文。則以載九履一者爲河圖。宜可信。錢大昕曰：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爲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八卦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此即伏羲所傳伏羲以水德王。故云帝出乎震也。依八卦方位。併中央數之。卽爲九宮。羲皇畫卦。既取則於河圖。則九宮爲河圖信矣。若雜書本文。但有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河有圖。雜無圖也。無圖而強以五行生成之圖附會之。既又知其數之不合。更以九宮當雜書。轉借五行生成之圖以爲河圖。且謂合於大衍之數。不知宣尼繫易固

言大衍之數不言圖也。自天一至地十衍之爲五十有五，不待圖而默也。即以圖顯之，但可云五位相得之圖，不可以當河圖也。今女嬃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

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蟲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

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集解〕蘇輿曰：并，卽隔并。〔見〕陳忠郎顛諸傳。〔避〕上隔字，因省言并。詩云：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幼至

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

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

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墮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呂嚴刑，威呂正法。〔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法正。引劉敞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

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

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曰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

又陛下曰北辰之尊。

〔集解〕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北辰之神也。

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狎

者〔集解〕惠棟曰。宦官本一作宦者。

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

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曰廣諫道。

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

及開東序金

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贖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

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

慳慳誠懇之貌。

懼曰觸忤。征營慳慳。

〔解集〕惠棟曰。征本

或作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曰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事。瑜復悉

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

又曰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

陸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言行不合於

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自有道徵。四遷尙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

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集解〕惠棟曰。山陽西鄉侯。歐陽參。〔集解〕惠棟曰。李

偉。〔集解〕惠棟曰。宜陽金門侯。虞放。〔集解〕惠棟曰。周永。〔集解〕惠棟曰。下邳高遷鄉侯。黃瓊疏曰。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並

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自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

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曰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輔字輔翬。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

有道之士。〔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建寧元年五月。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二年當是元年之誤。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孫度。〔集解〕惠棟曰。度字升。濟遠東襄平人。見魏志。俱

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集解〕惠棟曰。建寧二年四月壬辰事。一云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楊賜傳亦作熹平。〕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寧元年。非熹平

也 大風拔木。

〔集解〕惠棟曰五行志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

詔公卿百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

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

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陰之作陰氣

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

之類龍蛇之孽也。

又熒惑守亢。

〔集解〕惠棟曰熒平九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錢大昕曰天文志不載此事

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

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曰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故為生女。

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

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目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

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狄謀伐襄王〔集解〕蘇輿曰傳二十四年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此用其義前書如嚴助霍光

傳並引春秋此事又見春秋繁露王道篇鹽鐵論孝養篇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曰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

見皇后紀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日桓帝爲父，豈得不曰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

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曰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

蒸又，不悖姦。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

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

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集解〕惠棟曰：繼卽繫也。李固傳：羣下繼望，亦讀爲繫。古文繼繫通用。易繫用徽墨繫，亦作繼。詳棟所撰九經會最。今之四

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

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集解〕錢大昕曰：案劉寵爲司空，在建寧元年。注所舉太尉劉矩，亦以元年十一月免官。似章懷本元是建寧元年，非二年矣。惟許訓爲司徒，與本紀未合。惠棟曰：袁宏紀云：寵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接賓客，教諸

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患，退無謗言。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

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目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尙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曰：興黃寇。方熾。子奇有

識。識叶韻音。式侍反。〔集解〕武謀尤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集解〕王補曰：杜

惠棟曰：古知識字讀爲志。

直言強諫。不得其死。弼誣死於他罪。尤爲冤抑。根旣死。復蘇。而在朝廷。固已縑囊撲殺之矣。李雲之死。獨爲當世所申訟者。蓋黃精代見。帝欲不諱。視鳴鳩檀車等語。倍爲顯切激厲。又所上書。旣露布不封。并移其副於三府。且杜衆上書。請與同死。跡似黨計。故帝之盡怒。甚而論救者亦愈急。及雲旣死。而黃瓊病篤。襄楷詣闕。並上疏極訟其冤。漢季之以忠諫死者多矣。而雲爲尤烈哉。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七校補

杜根傳。潁川定陵人也。地詳光武紀上。

位至巴郡太守。案先賢行狀云。三府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是其前僅一為宛令也。

為宣城山中酒家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九卿。案撲本即扑字。虞書。扑作教。刑。月令。司徒摯扑。皆謂以榎楚撻之。即杖刑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通俗文。連杖曰撲。則撲殺猶杖殺耳。明帝捶

撲尙書近臣。開後世廷杖之漸。三代所未有。雖秦之暴。亦不聞有此定規。明帝固非然。未至殺人也。至以囊盛人而加撲於殿上。至於死。則迴非常法。不得與明帝之捶撲牽曳並論。周以始皇之囊撲二弟為比。可也。乃謂撲即始於秦。而疑根非九卿可撲。則誤甚。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沈銘彝曰。袁宏紀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為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輕得免。但如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柳從辰曰。袁宏紀載根上書直諫。在永初二年十二月。後積十五年。作積十年餘。

拜侍御史。錢大昭曰。先賢行狀作符節郎。

稍遷濟陰太守。柳從辰曰。袁宏紀。根為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移風易俗。

樂巴傳。魏郡內黃人也。地詳光武紀上。

劉陶傳。劉陶。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十七引續漢書。作劉陶駢。四百六十五引本書。作劉陶駢。亦多一駢字。案臨邑侯劉陶駢。乃安帝時人。見本書胡廣張衡等傳。及文苑傳。與劉珍等校書東觀。同作漢紀者也。陶一名偉。而仕在桓靈之世。事迹

爵位。又無一合者。御覽之誤。所易見也。

穎川定陰人。官本。定作穎。柳從辰曰。穎川郡無定陰縣。袁宏紀亦作穎陰。官本是。案閣本此處原板斷爛。缺雅德雅字。定字正與雅字平行。有新補痕。蓋原亦缺字。書賈妄補之耳。濟北貞王勃之後。案勃淮南厲王

長子。前書有傳。

不修小節。柳從辰曰。袁宏紀。陶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疾惡太甚。以此見憎。

耳不聞檀車之聲。注。詩曰。檀車嘒嘒。四牡瘡瘡。征夫不遠。錢大昭曰。檀車用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也。注非。

妄假利器。注。利器謂威權也。官本注。無威字。

高門獲東觀之辜。注。孔子謂魯司寇。官本注。謂作爲是。

武旅有鳧藻之士。集解：惠棟曰：鄭氏太誓云：惟丙午王還師。柳從辰曰：詩大明疏引律歷志：還作逮。是御覽五百七十四引作建，亦逮之譌。師乃愒。柳從辰曰：

怕本亦作搯。段玉裁云：搯乃抽之假借。謂抽刀以擊鼓也。

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織枯之末。注：則蛾不得置一足焉。官本注：一絀，掛也。音胡賈反。官本注：賈作賣。是。

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至作滇陽長。柳從辰曰：御覽四百六十。五引本書仍作順陽長。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案樂松，阿諛細人，素黨在官。楊賜、蔡邕、陽球皆亟請廢黜者也。以劉陶之有諷，何肯比匪。且角等竊入京師，本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為內應，松

所厚也。護送流民，各還本郡，以孤弱賊勢，所陳者，楊賜之本計，松所仇也。松亦不應肯為陶助。奉車都尉一官，中興以來，率親故大臣子弟為之。松新進小生，並非勲裔，亦不稱為此官。此與楊震傳之中常侍樂松均疑姓名有誤。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案上文止言護送流民，未言捕賊。楊賜又本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明不主捕。先捕後錄，亦不成文理。捕當為補之譌。

車騎之軍孤立，注不克也。官本注：克作尅，俗字。

冰駭風散。案駭當為解，聲近之譌。

李雲傳甘陵人也。地詳安紀。

移副三府注并以副本上三府也。沈銛彙曰即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官本注無也字顧炎武曰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亦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為祖黃帝也案雲書自高祖以下專言封爵之濫又

單超時並拜車騎將軍也毫以國為姓本出自陳宦官姓多假託疑亦有出五氏者也

郎官上官資官本郎官作郎中是

劉瑜傳高祖父廣陵靖王。案靖王名守前書有傳

生長六疾注女陰物也而晦時。案左傳陰作陽杜預注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顧炎武云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

代之如此。官本代作伐

又陛下曰北辰之尊集解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北辰之神也

案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天子代天立極尊無二上是即北辰之尊也爾雅

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前書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惠引太一天神釋北辰仍與天文志合說本鄭君乾鑿度注張衡傳注已詳載矣

勳字伯元至因黜勳等爵

案

尹勳既列黨綱傳不應又附出於此且一人手筆而兩傳互異處甚多將何從乎故錢大昭侯康皆極論其失蘇氏亦於黨綱傳補論之然如彼傳之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都鄆令則與此言不應

州郡公府禮命者異彼傳之舉高第五遷尙書令則與此言以有道徵四遷尙書令者異彼傳之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乃轉大司農不云奪爵與此言再遷至九卿改侍中黜爵者又異蘇氏亦未徧及也侯康謂彼傳睦爲司徒頌爲太尉攷和紀永元四年大司農尹睦爲太尉五年薨於位桓紀永興二年光祿勳尹頌爲司徒永壽三年薨於位則此言睦爲太尉頌爲司徒者是頌字公孫疑即因祖爲三公而字之則頌爲睦孫亦以此傳所言爲近茲觀靈紀建寧元年瑜勳被禍尙書令尹勳侍中劉瑜並與此傳引瑜爲侍中以侍中尹勳爲尙書令者相合是正當舍黨綱傳而從此傳未可以附出爲贅矣蓋范氏撰後漢書實先成諸總傳未及釐訂勘合而卒故總傳所傳往往有與本紀及他傳歧異者亦不獨黨綱傳爲然也

謝弼傳東郡武陽人也

武陽當云東武陽地詳劉植傳

注東郡濮陽人也

地詳安紀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

官本二作三

集解錢大昕曰

至

二年當是元年之誤

案靈紀舉有道下詔雖在元年郡國守相遵旨薦舉奉准以某人爲有道之士

豈必尙在元年錢說殊泥惟官本作三年證以弼上封事所言各事無一合者殆必誤矣

時青蛇見前殿集解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寧

元年非熹平也。

柳從辰曰：靈紀、誅陳寶、遷太后，皆建寧元年九月事。弼上封事，以蛇見為太后幽隔之故，則青蛇之見不當作元年四月。錢說誤。案柳說是也。攷靈帝時，漢祚將終，災異迭出，青蛇青氣皆見不一見。紀志列傳互有詳略，亦

書不勝書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楊賜上封事，雖極論無所諱，而不復及陳寶太后事，則必以陳寶之事既往，帝又已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供養有加，無可言也。若為建寧元年，帝年甫十二，而賜乃陳關雎刺晏起，皇甫懿妻有是理乎？足知熹平之青蛇別為一事，不可臆改也。錢氏惟堅執建寧二年為元年之誤，又以劉寵官司空在元年，而弼上封事稱司空劉寵，據一孤證以改續志而反忘元年四月尙無陳寶太后之事，可謂蔽矣。且靈帝之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如在元年四月，則是時舉有道之詔，猶未下，弼何從入京陳言乎？至弼之上封事在二年，則尤有可證之數事。靈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可證弼上封事即應癸巳之詔一也。紀雖未及拔木與青蛇見，而續志載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年月日既皆與紀同，則可證是日大風實有拔木事矣。又袁宏紀明載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則可證青蛇見前殿，即在大風拔木之前一日，故傳連類言之。二也。又本書張奐傳，奐建寧元年振旅還，明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亦極言陳寶以讒誅戮，人懷震憤，太后恩禮不接，遠近失望，竟與弼上封書，其事其時其言一一可證。三也。又傳言蛇見拔木，即在弼對策除郎中時，亦可證弼之被舉已同在建寧二年，不當改元年矣。

妖氣生乎失政。官本妖氣作妖異。

仰慕有虞蒸蒸之化，注：蒸蒸猶進進也。

柳從辰曰：詩文王蒸哉，韓詩云：蒸，美也。蒸，蒸皇皇，毛傳云：蒸，厚也。則書云蒸蒸，亦為言舜德之美與厚。尚書孔傳參正已取之，似可補注義之未備。謹案參正博采

旁徵，兼存別義。惟虞書此文，上言克諧以孝，則於孝德之美厚已贊之矣。蒸蒸而進，取足上文於義順也。孔傳雖不足據，然毛詩泮水鄭箋亦同此訓，自非無所本，否則竟依雅訓，蒸蒸作也。如物盛興作之貌，義亦可通。

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注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

案鑿紀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在建寧二年四月其

時劉寵尙爲司徒。傳文司空明爲司徒之誤。至寵同時四公。則聞人襲爲太尉。許惲爲司空。胡廣爲太傅。及寵也。彌上封事後。至五月而襲罷。惲免。至六月而寵轉太尉。惟廣庸庸保位而已。劉矩與寵同爲循吏。負當時重名。無論彌決不至斥爲素餐致寇之人。且矩自建寧元年十一月。以日食免。後未嘗再出。許訓則至二年六月始由太常代寵爲司徒。章懷注之謬誤。所當亟糾者也。至錢大昕因傳文一字之誤。而亟疑章懷本元是建寧元年。則其說抑仍不合。以元年劉矩爲太尉。在五月。劉寵爲司空。在八月。胡廣爲太傅。在九月。寵爲司徒。卽代廣也。並無寵爲司空。而廣同時爲太傅之事。則仍必改傳文空字爲徒字。說乃可通。而錢氏又疑續志之嘉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爲是建寧元年事。若在建寧元年四月。則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尙皆在位。不獨寵未爲司空。廣未爲太傅。卽矩時亦未爲太尉。況許訓乎。故曰仍不合也。

斷斷首善。官本首

作守。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集解〕先謙曰武平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四十

里。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子公。高爲里門。而

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立生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

孫永爲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

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

〔集解〕周壽昌曰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

國相奇之。欲召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

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續漢書云虞詡從弟遜容長沙。詡迎與俱。江水漲。墮船。詡投水中救之一浮一沒。

遇救皆得不死。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言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衣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詔聞之，乃說李修

曰。〔集解〕惠棟曰：袁紀謂說太尉張禹與傳異也。

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

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言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

〔集解〕惠棟曰：前書何並傳云：「冢園單外，胡注單外，言無蔽障。」

此不可之

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翳、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郡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

韋平、孔、翟之類也。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徐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言涼州在後故也。其土

人所言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

豪雄相聚，席捲而東。

席捲，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矣也。

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言補衣，猶有所

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疽，癰瘡也。〔集解〕惠棟曰：言如疽之食肉，浸淫漸漬而無止極也。

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淺

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

四府謂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集解〕惠棟曰：王伯厚云：樊準傳，永初初，上疏五府調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其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趙典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議郎。注：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以史考之，永初、永和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準典傳皆是。此注則失矣。當云：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見樊準傳。今謂四府是時缺太傅也。

各

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反。

外召勸厲，答其功勳，內召拘致，防其邪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

〔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成議。余竊笑之，所謂憐亦悔不憐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則亡，是故

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爲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并邊，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其說與虞定安傳南容之議合。

於是辟西州豪傑爲

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召安慰之。鄧鸞兄弟，召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召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

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召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

〔集解〕

惠棟曰：袁紀作可哀。

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召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

樓字伯威。樓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曰：詡詩之知。

其無能為也。詩當作壽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也。而

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

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閔而已。閔與礙同。及到官，設令三科，曰：募求壯士，自掾史曰

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曰：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曰：采緹縫其

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集解〕惠棟曰：一本作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曰：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集解〕惠棟曰：考異云：下云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龐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

時詡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又云：上問何從發此，尚表云：受于懷令虞詡，由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謂於陳倉峭谷，謂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謂因其兵散，日夜

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

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百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

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

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

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案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卽此。謂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曰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羌大震退。〔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四十，八，續漢書云：三發而三中，虜衆潰。謂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

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

設伏候其走路。

〔集解〕通鑑胡注：詡知賊遇水必躡淺而渡，因于其處設伏以待之。

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

州，詡乃占相地，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召安。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

先是運道

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漢下辯道屬武都，魏於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又改白水為同谷，辯音步免反。棟案漢李翁碑題名，辯當作辨。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

開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鑿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水泉作泉水。

召人僦直雇

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

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四百，流入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始到郡，穀石五百，脫五百字。續漢書引

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卷。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

生、李閎等。

〔集解〕惠棟曰：許冲上說文云：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即是也。

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

吏人患

〔集解〕通鑑胡注三公欲致誦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

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轡

禮記曰夫禮禁

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言苟容爲賢盡

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

〔集解〕劉放曰案上文三公劾誦則二府當爲三府也

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言

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肯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肯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而退之徒殯於正

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集解〕通鑑考異案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

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

謹自繫引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誣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

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言示遠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集解〕通鑑胡注自引謂引分自裁也

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言

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

者卽位而復自爲，何呂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

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

宜急收防送獄，呂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

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

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集解》惠棟曰：顏師古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

曰箱，言如箱篋之形也。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尙書，尙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

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

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

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尙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讒詆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

因呂聚斂，謂上疏曰：元年呂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呂上者，匈匈不絕，讒罰吏人，至數千萬，而

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曰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

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集解〕劉攽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構。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構字誤。

司空劾

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

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兗州府寧陽縣治。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

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曰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書遂劾

曰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

〔集解〕蘇輿曰。漢世郡縣自辟屬吏。恩禮比古陪臣。故縣令於主簿。得蒙君父之稱。雖對於朝廷。不以爲嫌也。郵惲傳。惲爲縣令。門下掾詣縣首狀曰。虧君以

生。非臣節也。又爲功曹時。斥太守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又曰。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北海景君碑。府君欲養臣子。弗留。魏志高堂隆傳。隆爲督郵。督軍名泰山太守薛愷。愷按劍叱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鍾毓傳。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後。臣子得爲理。謗毓所創也。此君父亦指長官言之。〔荀爽傳〕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

謂尙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

服三年，並其事也。此外屬吏之於其長，如郡吏樂恢爲太守行服，功曹李恂爲太守李鴻服喪三年，弟子之於師，如馮胄之於李郃，制服心喪三年，封丘令王元賞之門生斬杖三年（見趙明誠金石錄）當時風氣之厚如此，但與親喪無別，則味等差耳。（魏制，師喪及吏服長官，總麻三月，頗合古制）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集解〕劉放曰：案嵩傳此少一將字。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旣行，因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

大臨、扈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集解〕惠棟曰：劉陶疏曰：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故謂釁發

蕭牆也。先謙曰：官本無者字。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

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

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

知正入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曰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

市虎成於三夫。

解見馬援傳。

若不詳察真偽。忠

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陛下宜思虞

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殛亦誅也。

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

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卜巳。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首。

靈帝猶識變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不

封。曰為安定都尉。曰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曰

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

〔集解〕王補曰。虞傳同傳。以勿棄涼州。觀贊首四語可知。

尚書郎

楊贊。〔集解〕惠棟曰。王允傳有譏羌校尉楊贊。後為尚書。

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曼

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大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

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

前書韓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集解〕先謙曰官本韓作漢是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爲

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娒羌

裂匈奴之右臂娒音而遮反〔集解〕劉攽曰注以高娒羌案高當作焉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

爲國思所引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衽衣衿也

士勁甲

堅因曰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

〔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師薄矣

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

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

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曰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

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

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言不得留。

一作封。

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集解〕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

云名知人。

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

漢官曰：司隸功曹從

事即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

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集解〕周壽昌曰：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唐本避諱改。燮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即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

句直截去以字也。

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

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挺，解也。〔集解〕蘇輿曰：挺，緩也。

必謂我

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

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集解〕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

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

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言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

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變北地人。故云鄉里也。

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

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言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

幹集曰。幹字彥林。〔集解〕惠棟曰。林一作材。

見三國志注。

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

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

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

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

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爲吾屬師乎。

師卽君也。尙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

壯節侯。

〔集解〕周壽昌曰。案燮未封侯。豈死後贈爵耶。范史不敘明。少疎。

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元。王補曰。船山言漢之將亡。有可爲社稷臣者。唯傅燮乎。

朱雋。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文多不具載。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集解〕先謙曰。今安西州東。

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

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

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召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

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欲其鷲。

繼。繫也。廣雅曰。鷲。執也。蒼頡解詁曰。鷲。鳴也。食音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鳴

作鷲。

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

和也。怨之如初。

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黜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黜黜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入議故為子言吾豈實評哉終辭不受

中平元年北地

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與斷盜數千萬

斷謂割絕

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昌拒賊

鋒

阿陽縣屬天水郡〔集解〕惠棟曰後漢改天水為漢陽

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

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

〔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

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

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費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

遂斬賈以徇三軍〔集解〕錢大昕曰後漢避明帝諱改莊為嚴此穰莊賈董卓傳亦有穰苴斬莊賈之語明帝紀楚莊無災以致戒懼皆後來校書者不學輒改之也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又云滇王者莊躄之後西羌傳魯莊公伐秦此蔚宗敘事之詞故不

避漢諱

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謂讓章等責昌背叛之罪皆

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昌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昌扶風宋

梟代之

續漢書梟字作梟也〔集解〕汪文臺曰范作梟非作梟亦非疑本作因音近誤作淵又以避諱作梟

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

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

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湣公慶父篡殺湣公並見史記

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

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曰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輪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集解〕惠棟曰官事見鮮卑傳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官

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

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集解〕惠棟曰晉書載記曰狐槃在天水冀縣袁

宏紀作孤磬

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也

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演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反

素為勳所厚乃曰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

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演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

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粟之

調猶發也

先出家糧呂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集解〕惠棟曰：袁紀諸宮室或匿不肯出穀，勳曰：我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莫倉者二千餘斛。

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

〔集解〕惠棟曰：袁紀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爲武都。

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也。

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侍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

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懼不知所對，而曰：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

財物，曰：餌士何如？

中藏謂內藏也。

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曜德不觀兵。韋昭注曰：曜，明也。觀，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曜作燿。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

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

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

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曰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

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

黨、父爲中常侍，倚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曰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

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尙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頌，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頌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集解》惠棟曰：魯語：子叔擊伯曰：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

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爲怨三府，可謂多矣。韋昭曰：怨之所聚，故曰府。勳曰：選賢所曰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

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盧士扶風孫瑞爲鷹鷄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儻爲清寇都尉。凡五

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集解》惠棟曰：注孫瑞上脫士字。又魏傑，獻帝紀有步兵校尉魏傑，疑卽是人。先謙曰：官本注手詔上無以字。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

〔集解〕

惠棟曰：袁紀：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曰立功，猶可寒心。

足下小醜，何曰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曰討卓，會嵩亦被徵，勳曰：衆弱，不能獨立，遂並

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

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

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呂雄職。乃呂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

〔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六謝承書云：勳遷潁川太守，民吏歎詠，不容於口，則是已至郡矣。或無幾徵還，慕其先聲也。

徵還京師。

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

猶求箴諫。

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集解〕惠棟曰：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自東晉，蓋元固安得見之。

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

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呂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贈榼，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

〔集解〕惠棟曰：洪傳全用王仲宣英雄記也。

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集解〕惠棟曰：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歷敘臧氏作子原，案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見顧炎武

金石文

父旻，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

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

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

至句餘。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集解〕何焯曰。注南至句餘。餘當作無。

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

〔集解〕惠棟曰。吳志作許昌。自稱陽明皇帝。

攻破城邑。衆

百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

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召父功。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自幼才俊。故拜

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集解〕惠棟曰。注河南趙建章。依左雄傳。衍章字。

知名太學。

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集解〕惠棟曰。注梧音吾。前書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知勇。曰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云。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云。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警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舉孝廉。補卽丘長。

卽丘縣屬鄆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卽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

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邈為陳留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

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曰。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

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

岱字公山

豫州刺史孔伋

伋字公緒

遂皆相善

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

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

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伋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瑁字橋理

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

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呂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辭國也

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

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

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集解〕洪亮吉曰。案清談二字始此。然則東漢之末。漸尙元虛。其風不自魏晉始也。

時黃巾羣盜處

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

列巫史。禁禱羣神。

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禁。謂營鑽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

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曰投於

河。衆遂潰散。

〔集解〕惠棟曰。前書郊祀志云。堅冰淖弱。晉灼曰。方士詐曰。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經籍志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

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

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

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

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曰衆弱。從紹

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今東

武陽城。四周紹圍郭尙存。水。匝隍。墜于城東北。合爲一瀆。

使洪邑人陳琳。曰書譬洪。示其禍福。責曰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陳責曰恩義。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

隔闕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況比類也述

敘禍福公私切至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

付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

蓋家語孔子之鄰與程子相過於途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

謂之主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擗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日輔佐主人無日爲

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集解〕劉放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陸宗楷曰案無以爲悔猶言內書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

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遣戍〔集解〕通鑑胡注郡將謂張超也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

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

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呂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

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觀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集解〕惠棟曰郭圖字公則高幹字元才呂奉先討卓

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遷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瓊〔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案公孫瓚表列紹踰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黥首共造

兵黥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黥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瓊也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呂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捐霸道亦復僵尸

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呂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

曰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敵國杜預注曰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

平生之好曰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呂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

與盟以載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目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壽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目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

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

耕哉。

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至於宋，反共耕田，示無還意也。

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伯珪，公孫瓚字。

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魏志曰：張

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遂敗。揚遂以所將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衆少年爲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集解〕劉放曰：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

之記耳。

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

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

下譏吾恃黑山，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

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

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

〔集解〕通鑑胡注：帝

在長安。

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集解〕王補曰：此書較魏志臧洪傳少四百四

十餘字多出者亦四十餘字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

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集解〕何焯曰軍當從三國志作君

可先城未

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

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為饘粥

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

洪曰何能獨甘

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呂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

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

〔集解〕通鑑胡注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曾孫逢為司空隗為大傅凡五公

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

因際會缺望非冀

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羌志反

多殺忠良呂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

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

復仇推刃之道。

何爲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目相尙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目紆倒縣之會，忿愾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師乃出。目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集解〕王補曰。宋楊時言。袁曹方穆。而紹之與超。無一日之雅。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欲其背好用師。目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毋乃不諒彼己。與其不屈而死。過矣。與范論同意。而范言豪傑所趨舍。與守

義之心異。尤中當日事勢。然觀洪策名長安之語。所謂義存君父者矣。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

〔集解〕惠棟曰。金方。謂涼州。涼州在西金西方之行。故涼州有金城郡。

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

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八校補

虞詡傳東海于公注其父子公為縣獄吏郡法曹官本法作決是

吾決獄六十年官本下有矣字

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注說文曰諺傳言也至丞相則蕭曹魏邴韋平孔翟之類

諺官本文注皆作噓又注之類也官本注

類下無也字秦諺說文正字噓假借字

去敖倉百里注見安紀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明日悉陳其衆官本衆上有兵字

自沮至下辯官本自作由

開漕船道注續漢志曰柳從辰曰注續漢志御覽五十三引作鑿

十倍於前。注。續漢書曰。官本注。書作志。

刑罰者人之御轡。官本。御作銜是。注。禮記曰。官本注。無禮字。

愚蠢之人。官本。蠢作蠢是。

及諸奏議多見從用。案。詔永建四年。奏復安定。北地上郡三郡。疏見西羌傳。

永和初。遷尙書令。柳從辰曰。袁宏紀。永和元年。武陵太守奏蠻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爲可聽。尙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

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土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

會卒。柳從辰曰。河南通志。謝墓在鹿邑縣西北四十七里。

傅燮傳。官本。燮皆作燮。俗字。然後用十六相。注。謂之八元。官本注末有也字。

夫孝子疑於屢至。注。見史記。官本注末有也字。

議者曰爲斷匈奴右臂注除昆邪十萬之衆官本注除作降是

然憚其名不敢害案文此處當脫仍奏請封變某侯并變轉某官否則下文似不接且議耶亦不得即拜太守也權貴亦多疾之柳從辰曰袁紀變嚴格有志操性剛直履正不爲權貴改節

諡曰壯節侯集解周壽昌曰至少疏柳從辰曰袁紀上甚悼惜策諡曰壯節侯案諡壯節侯錢大昭氏亦疑傳誤然范氏史法本密不至一傳之中前後文亦不相應如此其爲上脫變封侯事明矣惟下文

不言幹嗣蓋前爲宦官沮抑僅得關內侯耳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漢治近古有追諡無追爵故孝宣推恩張賀必先封賀子彭祖爲陽都侯而後追賜賀諡爲陽都哀侯後漢恩澤諸侯之追諡一稟此例也方中德云漢制列侯比於春秋有諡無爵不諡故西漢雖嗣侯亦諡東漢雖三公不諡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諡自東晉始也據此則漢亦生無爵死無諡矣乃傳變當封被沮黃瓊讓封見許及其卒也一諡壯節侯一諡忠侯而變子幹瓊孫琬時並未侯亦不言嗣幹未蒙推恩之封則壯節必非追諡琬不嗣邯鄲之爵(琬後自以功由關內侯更封陽泉侯)則瓊諡亦必非由邯鄲此易知也如非生嘗另受封爵而所封又僅爲關內侯及身而止則無說以通之傳既不載非有脫文而何若謂壯節之諡爲誤未必袁紀亦誤也至諡必由大行奏策見前書景紀中元二年

蓋勳傳斷盜數千萬注斷謂割絕官本注絕作截同

乃使勳別屯阿陽注阿陽縣屬天水郡地詳宋均傳案宋均傳均族子意爲阿陽侯相此本上黨郡陽阿侯國之誤注所釋卻即此阿陽

邊等進圍昌於冀集解惠棟曰冀刺史治也地詳安紀

今罪已重不得降也。

罪原作重。據錢大昭辨疑本改。官本不誤。案原作今重已旬。重不得降也。旬亦通。

曰扶風宋梟代之。注續漢書梟字作泉也。

案宋出扶風。疑即孝靈宋后之族也。以服膺孝經之人。而以梟為名。固宜不類。且以是名入官。亦朝廷所不許。疑本是梟字。誤為梟。復譌為泉耳。汪氏乃謂梟

泉為因淵展轉之誤。其說近鑿。蓋以

梟因同是牙音耳。然梟亦牙音也。

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集解先謙曰官本官皆作宮。

錢大昭曰漢制有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皆令官主養馬。此所云畜官是也。注以為右扶風畜牧所

在誤。謹案如錢說則作官是也。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畜官。

也。柳從辰曰袁紀亦作畜官。

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

柳從辰曰此下袁紀有勳曰我欲死不去也。案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為一。勳咄咄曰我死不知也。

帝常手詔問之。注衆十餘萬。

十餘萬袁紀同。官本注作十萬餘。非。

凡五都尉。

官本注都上衍郡字。

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柳從辰曰漢末置永陽郡。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永陽郡建安十八年屬雍州。案都國志不載魏志建安十九年省。今地無攷。

臧洪傳父晏有幹事才。注道里遠近。

官本志遠近作近遠。

起兵句章。注。南至句餘。注。句餘。原誤句章。據何焯校本。改官本不誤。

晏率丹陽太守陳夔。官本。陽作楊。誤。

可得萬人。官本作可得二萬人。

禁禱羣神。注。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官本。禱譌。

都東武陽。錢大昭曰。郡治本在漢陽。故特書都東武陽。

則僕抗季札之志。注。見史記。官本注末有也字。

卒使韓馥讓印。官本。馥作牧。

亦復僂尸麾下。官本。僂作彊。

不適敵國故也。注。杜預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南史不曲筆。呂求存。注。崔杼弑其君。官本注。弑作殺。

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柳從辰曰。袁紀。十作千。疑誤。

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柳從辰曰。山東通志。洪。墓在朝城縣南二里。

兵家所忌。注。兵義者王。注。兵義。承上義。兵言原。譌。兵敵。依前奪。改官本不譌。

